
景宋本禮記正義
十三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九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玉藻第十三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玉藻者以其記天子服冕之事也冕之旒以藻紃爲之貫玉爲飾此於別録屬通論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祭先王之服也雜采曰藻天子以五采藻爲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玄表纁裏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

端當爲冕字之誤也玄衣而冕冕服之下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

【疏】正義曰從天子玉藻至食無樂此一節揔論天子祭廟朝日及日視朝并饌食牲牢酒醴及動作之事并明凶年貶降之禮　天子玉藻者藻謂雜采之絲繩以貫於玉以玉飾藻故云玉藻也　十有二旒者天子前之與後各有十二旒　前後邃延者言十二旒在前後垂而深邃以延覆冕上故云前後邃延　龍卷以祭者卷謂卷曲畫此龍形卷曲於衣以祭宗廟

【注】祭先至作衮　正義曰知祭先王之服者以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故也云天子齊肩者以天子之旒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

王就間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肩也言天子
齊肩則諸侯以下各有差降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
以下皆依旒數垂而長短爲差旒垂五采玉依飾射侯之
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黄次玄五采玉既貫徧
周而復始其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色者先朱後綠皇
氏沈氏並爲此說今依用焉後至漢明帝時用曹褒之說
皆用白旒珠與古異也云延冕上覆也者用三十升之布
染之爲玄覆於冕上出而前後冕謂以板爲之以延覆上
故云延冕上覆也但延之與板相著爲一延覆在上故云
延冕也故弁師注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與此語異而
意同也皇氏以弁師注冕延之覆在上以弁師經有冕文
故先云冕延之覆在上此經唯有延文故解云延冕上覆
今刪定諸本弁師注皆云延冕之覆在上皇氏所讀本不
同者如皇氏所讀弁師冕延之覆在上是解冕不解延今
案弁師注意云延冕之覆在上是解延不解冕也皇氏說
非也云玄表纁裏者纁是朱之小别故周禮鍾氏云三入

爲纁鄭注士冠禮云朱則四入與是纁朱同類故注弁師朱裏與此不異云字或作袞者案司服作袞字故云或作袞是字或作袞也但禮記之本或作卷字其正經司服及覲禮皆作袞字故鄭注王制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袞是也其六冕王飾上下貴賤之殊並已具王制疏於此略而不言

注端當至武王 正義曰知端當爲冕者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玄端案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爲冕謂玄冕也是冕服之下案宗伯實柴祀日月星辰則日月爲中祀而用玄冕者以天神尚質案魯語云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孔晁云大采謂袞冕少采謂黼衣而用玄冕者孔氏之說非也故韋昭云大采謂玄冕也少采夕月則無以言之云朝日春分之時也者以春分日長故朝之然則夕月在秋分也案書傳略說云祀上帝於南郊即春迎日於東郊彼謂孟春與此春分朝日別朝

事儀云冕而執鎮圭帥諸侯朝日於東郊此云朝日於東門者東郊在東門之外遥繼門而言之也云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者以朝事儀云朝日東郊故東門是國城東郊之門也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内故知南門亦謂國城南門也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者案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鄭注云謂宗廟殷人重屋注云謂正寢也周人明堂鄭云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又周書亦云宗廟路寢明堂其制同又案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魯之大廟如明堂則知天子大廟亦如明堂也然大廟路寢既如明堂則路寢之制上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又鄭注樂記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案覲禮朝諸侯在文王廟而記云凡侯于東箱者鄭荅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廱而巳其餘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

也覲禮在文王之廟而記云凡侯于東箱者是記人之説誤耳或可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但有東房西房故魯之大廟如文王廟明堂經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是也樂記注稱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有制字者誤也然西都宮室既如諸侯制案詩斯干云西南其户箋云路寢制如明堂是宣王之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荅之云周公制于土中洛誥云王入大室祼是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如鄭此言則成王崩時因先王舊宮室至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路寢如明堂也不復能如周公之時先王之宮室也若然宣王之後路寢制如明堂案詩王風右招我由房鄭荅張逸云路寢房中所用男子而路寢又有左右房者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熊氏云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也異義明堂制今禮戴説禮盛德記曰明堂自古有之凡

有九室室有四戸八牖三十六戸七十二牖以草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名曰辟廱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戸八牖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之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宮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大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其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謹案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說無明文以知之玄之聞也禮戴所云雖出盛德記及其下顯與本異章九室三十六戸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室十二堂室淳于登之言取義於援神契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

大微於辰爲巳是以登云然今說立明堂於巳由此爲也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如鄭此言是明堂用淳于登之說禮戴說而明堂辟雝是一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又僖五年公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大廟視朔告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又文二年服氏云明堂祖廟並與鄭說不同者案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又云天子曰辟廱辟廱是學也不得與明堂同爲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此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與祖廟別處不得爲一也孟子云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是王者有明堂諸侯以下皆有廟又知明堂非廟也以此故鄭皆不用具於鄭駁異義也云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者月令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大廟季春居

青陽右个以下所居各有其處是每月就其時之堂也云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者路寢旣與明堂同制故知反居路寢亦如明堂每月異所反居路寢謂視朔之一日也其餘日即在燕寢視朝則恒在路門外也云閏月非常月也者案文六年云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云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何休云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也穀梁之義與公羊同左氏則閏月當告朔案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于閏月不以朝者閏月殘聚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廟譏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故鄭駮之引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又云說者不本於經所譏者異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似俱失之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

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是以加猶譏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享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如此言從左氏說又以先告朔而後朝廟鄭以公羊閏月不告朔爲非以左氏告朔爲是二傳皆以先朝廟而因告朔二者皆失故鄭云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俱失之也鄭必知告朔與朝廟異者案天子告朔於明堂其朝享從祖廟下至考廟故祭法云曰考廟曰王考廟皆月祭之是也又諸侯告朔在大廟而朝享自皇考至考故祭法云諸侯自皇考以下皆月祭之是告朔與朝廟不同又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大牢故司尊彝朝享之祭用虎彝蜼彝大尊山尊之等是其別也云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者以閏非常月無恒居之處故在明堂門中案大史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是還處路寢門終月謂終竟一月所聽之事於一月中耳於尋常則居燕寢也故鄭注大史云於文

王在門謂之閨是閏月聽朔於明堂門反居路寢門皇氏云明堂有四門即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者論語云告朔之餼羊注云天子特牛與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案月令每月云其帝其神故知告帝及神以其在明堂之中故知配以文王武王之主亦在明堂以汎配五帝或以武王配五神於下其義非也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餕食朝之餘也奏奏樂也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上水水爲上餘其次之卒食玄端而居天子服玄端燕居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書春秋尚書其存者御瞽幾聲之上下瞽樂人也幾猶察也察其哀樂年不順

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自貶損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每日視朝皮弁食之禮遂以食者既著皮弁視朝遂以皮弁而朝食所以敬養身體故著朝服日中而餕者至日中之時還著皮弁而餕朝之餘食 奏而食者言餕餘之時奏樂而食餕尚奏樂即朝食奏樂可知也 朔月大牢者以月朔禮大故加用大牢案鄭志趙商問膳夫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有三牲備商案玉藻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大牢禮數不同請問其說鄭荅云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諸侯同天子或天子同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鄭據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當以經爲正如鄭此言記多錯雜不與經同案王制云諸侯無故不殺牛及楚語云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孔晁云四方來會助祭也又云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此等與周禮及玉藻或合或否異人之說皆不可以禮論案周禮大司樂云王六食令奏鍾鼓鄭注云大食朔月月半是也周禮六飲此以下

五飮亦非周法也 注 其書春秋尚書其存者 正義曰經云動則左史書之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秋當左史所書左陽陽主動故記動經云言則右史書之尚書記言誥之事故以尚書當右史所書右是陰陰主靜故也春秋雖有言因動而言其言少也尚書雖有動因言而稱動亦動爲少也周禮有五史有内史外史大史小史御史無左史右史之名者熊氏云案周禮大史之職云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又襄二十五年傳曰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是大史記動作之事在君左厢記事則大史爲左史也案周禮内史掌王之八枋其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左傳曰王命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皆言誥之事是内史所掌在君之右故爲右史是以酒誥云矧大史友内史友鄭注大史内史掌記言記行是内史記言大史記行也此論正法若其有闕則得交相攝代故洛誥史逸命周公伯禽服虔注文十五年傳云史佚周成王大史襄三十年鄭使大史命伯石爲卿皆大史主爵命以内史闕

故也以此言之若大史有關則內史亦攝之案覲禮賜諸公奉篋服大史是右者彼亦宜行王命故居右也此論正法若春秋之時則特置左右史官故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藝文志及六藝論云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與此正反於傳記不合其義非也

御瞽幾聲之上下 御者侍也以瞽人侍側故云御瞽幾聲之上下幾察也瞽人審音察樂聲上下哀樂若政和則樂聲樂政酷則樂聲哀察其哀樂防君之失

天子素服乘素車者 此由年不順成則天子恒素服素車食無樂也若大札大災則亦素服故司服云大札大荒大烖素服此是天子諸侯罪己之義故素服此素服者謂素衣故下文諸侯年不順成君衣布與此互文也若其臣下即不恒素服雖助君禱請之時乃素耳故司服云士服玄端素端注云素端者爲札荒有所禱請也

諸侯玄端以祭 祭先君也端亦當爲冕字之誤也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

裨冕以朝

朝天子也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 皮弁以聽朔於大廟皮弁下天子也

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服冠玄端素裳也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三朝 朝辨色始入群臣也入入應門也辨猶正也別也 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小寢燕寢也釋服服玄端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三俎豕魚腊 夕深衣祭牢肉祭牢肉異於始殺也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 朔月少五俎四簋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朔月四簋則日食粱稻各一簋而已 子卯稷食菜羹忌日貶也

夫人與君同庖 疏 諸侯至同庖 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自祭宗廟及朝天子自視朝食飲牢饌之禮與天子不同之事 注 祭先至子同 正義曰知祭先君者與上天子龍卷以祭其文相類故知祭先君也云端亦當爲冕者以玄端賤於皮弁下文皮弁聽朔於大廟不應玄端以祭先君故知亦當爲玄冕云唯魯與天子同者案明堂位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是也熊氏云此謂祭文王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其祭魯公以下則亦玄冕故公羊云周公白牡魯公騂犅群公不毛是魯公以下與周公異也二王之後祭其先王亦是用以上之服二王之後不得立始封之君廟則祭微子以下亦玄冕 注 朝天至毳也 正義曰知朝天子者案覲禮云侯氏裨冕鄭注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埤是以揔云裨冕 注 皮弁下天子也 正義曰以天子用玄冕諸侯用皮弁故云下天子也此諸侯聽朔於大廟熊氏云周之天子于洛邑立明堂唯大

享帝就洛邑耳其每月聽朔當在文王廟也以文王廟爲明堂制故也此聽朔於大廟穀梁傳云謂侯受乎禰廟與禮乖非也凡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即論語云告朔之餼羊是也則于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明堂諸侯於大祖廟訖然後祭於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彝云朝享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 注 朝服至三朝 正義曰案王制云周人玄衣而養老注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彼注云玄衣則此玄端也若以素爲裳則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論語云端章甫注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玄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爲朝服也云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者以下文云君日出而視

之退適路寢故知此路寢門外朝也云天子諸侯皆三朝者大僕云掌燕朝之服位注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是一也司士云正朝儀之位注云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是二也朝士云掌外朝之灋注云外朝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是三也諸侯三朝者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內朝路寢朝是一也世子又云其在外朝司士爲之與此視朝於內朝皆謂路寢門外每日視朝是二也此但云內朝對中門外朝謂爲內也文王世子云外朝者對路寢庭爲外此據路寢門外而稱內朝明知中門之外別更有朝也諸侯三門是中門外大門內又有外朝是三朝也已具於文王世子疏

注羣臣至門也　正義曰應門之內則路門之外謂尋常諸侯中門爲應門外有皐門若魯則庫雉路入者則入雉門也

注釋服服玄端　正義曰此經文據君故服玄端也若卿大夫釋服服深衣也

注食必至魚腊　正義曰此經云朝服以食謂釋服之後將食之時又者又如朝時服朝服以食然則上天子云遂以食者亦退於小寢

釋服至將食之時又朝服互相明也云三俎豕魚腊者約特牲禮故知豕魚腊也 注 祭牢至相挾 正義曰早起初殺之時將食先祭肺以周人重肺至夕將食之時切牢肉爲小段而祭之故云異於始殺也云互相挾者以天子言日中諸侯亦當有日中諸侯言夕則天子亦言夕天子言餕則諸侯亦餕諸侯言祭牢肉則天子亦祭牢肉以諸侯之夕挾天子日中故云互相挾 注 五俎至而已 正義曰知五俎加羊與其腸胃者約少牢禮五俎但少牢祭神加羊與膚爲五此皆人君所食無膚而有腸胃也云朔月四簋則日食粱稻各一簋而已者以朔月四簋故知日食二簋以粱稻美物故知各一簋詩云每食四簋注云四簋黍稷稻粱是簋盛稻粱也且此文諸本皆作簋字皇氏以注云稻粱以簠宜盛稻粱故以四簋爲四簠未知然否以此而推天子朔月大牢當六簋黍稷稻粱麥苽各一簋若盛舉則八簋故小雅陳饋八簋當加以稻粱也案公食大夫禮簠盛稻粱是用簋者以其常食異於禮食又禮食

其數更多故公食下大夫黍稷六簋　上大夫八簋其稻粱上下大夫俱兩簋又聘禮饔餼上大夫堂上八簋東西夾各六簋是其數多也其諸侯案掌客上公簠十侯伯八子男六簋則俱同十二其祭禮則天子八簋故祭統云八簋之實注云天子之祭八簋然則諸侯六簋祭統諸侯禮云四簋黍稷者見其徧於廟中不云六簋二簋留之厭故也大夫祭則當四敦少牢禮是也士則二敦特牲禮是也其諸侯與大夫食亦四簋故秦詩云每食四簋熊氏更說卿大夫以下日食及朔食牲牢及敦數多少上下差別並無明據今皆略而不言也　注 忌日貶也　正義曰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以其無道被誅後王以爲忌日稷食者食飯也以稷穀爲飯以菜爲羹而食之故云忌日貶也

注 不特殺也　正義曰諸侯夫人與君同庖則后亦與王同庖舉諸侯天子可知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故謂祭祀之屬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踐當爲翦翦聲之誤也翦猶殺也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爲旱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春秋之義周之春夏無雨未能成災至其秋秀實之時而無雨則雩雩而得之則書雩喜祀有益也雩而不得則書旱明災成也

疏 正義曰自此以下終篇末或論天子或論諸侯或論大夫士所爲尊卑之異隨文爲義無復摠科今各隨文解之

注 故謂祭祀之屬 正義曰此君非一據作記之時言之此君得兼天子以天子日食少牢若據周禮正法言之此君唯據諸侯以天子日食大牢無故得殺牛也大略此文謂諸侯也 大夫無故不殺羊者亦諸侯大夫也若天子大夫有故得殺牛故知此據諸侯大夫言祭祀之屬者若待賓客饗食亦在其中故云祭祀之屬

注 踐當爲翦 正義曰此謂尋常若祭祀之事則身自爲之故楚語

云禘郊之事天子自射其牲又封手擊豕是也［注］爲旱至成也　正義曰此謂建子之月至建未月也者案文公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云不曰旱不爲災者據周正言之既言秋七月不雨云不爲災明八月不雨則爲災此據文十年自正月不雨故云謂建子之月也案僖公三年傳云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日旱不爲災文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此經直云至于八月不雨不云礿不雨之月鄭必知自建子之月者以周之歲首陽氣生養之礿又文十年有自正月不雨之文故據而爲說云雩而得之則書雩喜祀有益也雩而不得則書旱明災成也者案僖十一年穀梁傳云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范甯云喜其有益也則春秋經諸書雩皆是得雨不得雨曰旱者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是也然傳云至秋七月不雨不爲災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則是周之夏也建卯建辰建巳之月而書大旱者至秋仍不雨而追書于夏故云夏大旱

年不順成君衣

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皆爲凶年變也君衣布者謂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也搢本去珽荼佩士笏也士以竹爲笏飾本以象關梁不租此周禮也𦻏則關恒譏而不征列之言遮列也雖不賦猶爲之禁不得非時取也造謂作新也

疏 正義曰前經論天子素服素車此論諸侯及大夫遭凶年之禮　君衣布者謂身衣布衣也搢本者本謂士笏以竹爲之以象飾本君遭凶年搢插士笏故云搢本　關梁不租者關謂關門梁謂津梁租謂課稅以其凶年故不課稅此周禮𦻏則雖非凶年亦不課稅　山澤列而不賦者列謂遮列但遮列人不得非時而入恐有損傷於物不賦斂也　土功不興者謂人食不得蒲二鬴之歲若人食二鬴則猶興土功也故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用二日無年用一日稟人云人食四鬴上三鬴中二鬴下是無

年猶有一日之役　注　若衛至不征　正義曰案春秋閔二年狄入衛後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爲國之破亂與凶年同故引之云般則關恒譏而不征者案王制云關譏而不征譏謂呵察但呵察其非不征稅王制是般禮故云般也

卜人定龜　謂靈射之屬所當用者

史定墨　視兆坼也

君

定體　視兆所得也周公曰體王其無害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君卜龜所定之異定龜者案龜人云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鄭云屬言非一也色謂天龜玄地龜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也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倪靁右倪若定之者定其所當用謂卜祭天用靈祭地用射射則繹也春用果秋用靁之屬也　史定墨者凡卜必以墨畫龜求其吉兆若卜從墨而兆廣謂之卜從周禮占人注云墨兆廣也但坼是從墨而裂其旁歧細出謂之爲璺坼故占人云君占

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注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是大坼稱爲兆廣小坼稱爲兆璺也君定體者謂五行之兆象既得兆體君定其體之吉凶尊者視大卑者視小 注 視兆至無害 正義曰此尚書金縢文以武王有疾周公代其請命卜得吉兆周公爲此言也

君羔幦虎犆 幦覆笭也犆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此君齊車之飾

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 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及大夫士等齊車朝車所飾之物尊卑不同 注 幦覆笭也犆論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此君齊車之飾 正義曰笭即式也但車式以笭爲之有竪者有橫者故考工記注云轛式之植者衡者也此云幦覆笭詩大雅鞹鞃淺幭毛傳云幭覆式幭即幦也又周禮巾車作䄙但古字耳三者同也知幦是覆笭者少儀云負良

綏申之面拕諸辟帶是也云犆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者案
論語云三代之所直道而行故讀如之云此君齊車之飾
者以大夫及士皆云齊車故知此君齊車之飾此經或有
齊字者誤也若有齊字鄭不須此注皇氏云君謂天子諸
侯也詩云淺幭以虎皮爲幭彼據諸侯與玄衮赤舄連文
則亦齊車之飾此用羔辟者當是異代禮或可詩傳據以
虎皮飾辟帶謂之淺幭也 注臣之至同飾 正義曰據
此注言之則君之朝車與齊車異飾也但無文以言之

君子之居恒當户 鄉明 寢恒東首 首生氣也 若有
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
冠而坐 敬天之怒 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
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 晞乾也沐

靧必進機作樂盈氣也更言進羞明爲羞籩豆之實 浴用二巾上絺下綌 刷去垢也 出杅履蒯席連用湯 杅浴器也蒯席澁便於洗足也連猶釋也 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 進飲亦盈氣也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 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也書之於笏爲失忘也 既服習容觀玉聲 玉佩 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揖其臣乃行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卿大夫以下所居處及盥浴并將朝君之義 日五盥者盥洗手也 沐稷而靧粱者沐沐髮也靧洗面也取稷粱之潘汁

用將洗面沐髮並須滑故也然此大夫禮耳又人君沐醴者粱也　櫛用樿櫛者樿白理木也櫛梳也沐髮爲除垢膩故用白理澁木以爲梳　髮晞用象櫛者晞乾燥也沐已燥則髮澁故用象牙滑櫛以通之也　進禨進羞者禨謂酒也故少儀注云沐而飲酒曰禨是沐畢必進禨酒又進羞羞謂羞籩羞豆之實知非庶羞者庶羞爲食而設今進禨則飲酒之進爲飲設羞故知是羞籩羞豆是以籩人羞籩之下注引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是酬尸之後而有羞籩羞豆也故知非庶羞是進羞也　工乃升歌者入進羞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所以進禨進羞乃歌者以其新沐體虛補益氣也皇氏云進禨謂殽與小儀注違非其義也　出杅者杅浴之盆也浴時入盆中浴浴竟而出盆也　履蒯席者履踐也蒯菲草席澀出杅而腳踐履澀草席上刮去垢也　連用湯者連猶釋也言釋去足垢而用湯爛也　史進象笏者史謂大夫亦有史官也熊氏云案下大夫不得有象笏有象字者誤也熊氏

又解與明山賓同云有地大夫故用象皇氏載諸所解者不同以此爲勝故存之耳　書思對命者思謂意所思念將以告君對謂君有所問以事對君命謂所受君命將以奉行以笏書此三事故云書思對命也　既服習容觀玉聲者既服著朝服已竟也服竟而私習儀容又觀容聽巳佩鳴使玉聲與行步相中適玉佩玉也　乃出者習儀竟而出也　揖私朝煇如也者私朝大夫自家之朝也煇光儀也大夫行出至巳之私朝揖其屬臣煇如也　登車則有光矣者揖竟出登所乘之車有光煇也而往適君朝矣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

此亦笏也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恒直相王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

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

荼讀爲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不爲椎頭諸

侯唯天子詘焉是以謂笏爲荼

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已君又殺其下而圜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笏制不同之事　方正於天下也者言班然無所詘示己之端平正直而布於天下　諸侯荼前詘後直者前詘謂圜殺其首後直下角正方　讓於天子也者降讓於天子故前詘也　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者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已君上下皆須謙退故云無所不讓也 注 此亦至自炤　正義曰以下文云笏天子以球玉故知此珽亦笏也云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者或者玉人文也玉人注大圭或謂之珽或者或此文也云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者終葵首謂椎頭也故許慎說文王椎擊也齊人謂之終葵首言所杼之上又廣其首廣於珽身頭方如椎頭故云終葵首引相玉書珽玉六寸明自炤者證珽是玉也餘物皆光炤於外此班玉光自炤於內內含明也

注荼讀至爲荼　正義曰舒儒者所畏在前也者案說文儒柔也所畏在前多舒緩故云舒儒者所畏在前也注又殺其下而圜　正義曰知又殺其下者以經云前後詘故知又殺其下故下注云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是也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引卻也黨鄉之細者退謂旁側也辟君之親黨也登席不由前爲躐席升必由下也徒坐不盡席尺示無所求於前不忘謙也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讀書聲當聞尊者食爲汚席也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俟君食而後食

也君將食臣先嘗之忠孝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不嘗羞膳宰存也飯飲利將食也君命之羞羞近者辟貪味也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必先徧嘗之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從近始也君未覆手不敢飧覆手以循咡已食也飧勸食也君既食又飯飧不敢先君飽飯飧者三飯也臣勸君食如是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食於尊者之前當親徹也

疏

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士側尊用禁此一節廣論臣之侍坐於君之儀并顯君賜食賜酒肉飲之節兼明與凡人飲食之禮

侍坐則必退席者若側旁有別席則退就側席　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者不退謂旁無別席可退或雖有別席君不命之使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黨是鄉之細者而屬於鄉居在鄉之旁側令借之爲喻言臣侍君坐若不退席則引而卻去君之旁側也黨謂君之親黨則君命令與君之親黨同席則卑謙卻引而去離君之親黨在君之親黨之下而坐故注云辟君之親黨也　登席不由前爲躐席者庾云失節而踐爲躐席應從於下升若由前升是躐席也案鄉飲酒禮賔席于戶西以西頭爲下主人席于阼階介席于西階皆北頭爲下賔升席自西方注云升由下也又鄉飲酒記云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注云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由便則主人升席自北方降席自南方案鄉飲酒禮主人受獻自席前適阼階是主人降席自北方者以其受獻正禮須席末啐酒因從北方降也故注云啐酒席末因從此方降由便也若其尋常無事則升由下而降由上若賔則升降皆由下也　徒坐不盡席尺

者徒空也空坐謂非飲食及講問時也不盡席之前畔有餘一尺示無所求於前不忘謙也　讀書食則齊者讀書聲則當聞尊者食爲其汙席坐則近前與席畔齊　豆去席尺者解食所以近前之意以設豆去席一尺不得不前坐就豆或云讀書聲當聞尊者故人頭臨前一尺食爲汙席人頭臨豆與豆齊故云齊豆其豆徑一尺與去席尺亦一也　若賜至從者　正義曰此一節論人君賜食之禮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者此廣明侍坐法也祭祭先也禮敵者共食則先祭若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　先飯辯嘗羞者飯食也謂君未食而臣先食徧嘗羞膳也所以爾者示猶行臣禮爲先嘗食之義也　飲而俟者禮食未飧必前啜飲以利滑喉中不令澁噎君既未飧故臣亦不敢飧而先嘗羞嘗羞畢而歠飲以俟君飧臣乃敢飧　若有嘗羞者此謂臣侍食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也既不得爲客故不得祭亦

不得嘗羞則君若使膳宰自嘗羞故云有嘗羞者也　則俟
君之食然後食者既不祭不嘗則俟君食後已乃食也
飯飲而俟者飯飲者飲之也雖不嘗羞亦先飲飲則利喉
以俟君也　君命之羞羞近者猶是君所不客者也雖君
已食已乃後食食而猶未敢食羞故又須君命雖得君命又
猶未自專嘗先食近其前者一種而止也所以然者若越
次前食遠者則爲貪好味也　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
者品猶徧也既未敢越次多食故君又命徧嘗而已乃徧
嘗之後則隨已所欲不復次第也　凡嘗遠食必順近食者
客與不客悉皆如此故云凡也意在嘗遠者且從近始辟
貪味也　君未覆手不敢飧者侍食者悉然也覆手者謂
食飽必覆手以循口邊恐有殺粒汚著之也飧謂用飲澆
飯於器中也禮食竟更作三飧以勸助令飽實使不虛也
君既食又飯飧者既猶畢竟也飯飧也君食畢竟而又
飧則臣乃敢飧明不先君而飽也　飯飧者三飯也者三
飯並謂飧也謂三度飧也　君既徹者既已也謂君食竟

已徹饌也　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謂君饌已徹則臣乃自徹已饌以授從者飯醬是食之主故自執之此食合已之所得故授從者 注 食於至徹也　正義曰此經食不客故君既徹之後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若君與已禮食則但親徹之不敢授已之從者也故公食大夫禮賓北面坐取粱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注云不以出者非所當得是也若非君臣但降等者則徹以授主人相者故曲禮云客若降等又云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注云謙也相者主人贊饌者以非已所得故授主人之相若賓主敵者則徹於西序端故公食大夫禮云大夫自相食徹于西序端注云亦親徹是也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　謙也

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偞卑　水漿非盛饌也已猶大也祭之爲大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

疏 正義曰此一節以上文明侍君之食因明凡人相敵爲食之禮　凡侑食

不盡食者此明勸食於尊者之法　食於人不飽者此通包食於尊者及禮敵之人所以不盡食不飽者謙退不敢自足　唯水漿不祭者言食於禮敵之人所設水漿不以祭先　若祭爲已偞卑者已犬也偞厭也此解不祭水漿之意若祭水漿爲大厭降卑微有所畏迫也　注臣於君則祭之　正義曰所以知者案公食大夫禮宰夫執觶漿以進賓受坐祭遂飲故知之也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　不敢先君盡爵　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　洒如肅敬貌洒或爲察　二爵而言言斯　言言和敬貌斯猶耳也　禮已三爵而油油　油油說敬貌　以退　禮飲過三爵則

敬殺可以去矣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隱辟俛逡巡而退著屨也凡尊必上玄酒不忘古也唯君面尊面猶鄉也燕禮曰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在尊南南上唯饗野人皆酒飲賤者不備禮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棜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棜是以言棜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臣於君前受賜爵之禮 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者俟君飲盡己乃授虛爵與相者也必在君前先飲者亦示其賤者先即事後授虛爵者示不敢先君盡爵然此謂朝夕侍者始得爵也若其大禮則君先飲而臣後飲故曲禮云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燕禮公卒爵而後飲是也此經云再拜稽首受於尊所曲禮云拜受於尊所此經先再拜

稽首而後受燕禮與受爵降下奠爵再拜稽首則先受而後再拜與此不同者熊氏云文雖不同互以相備皆先受而後再拜今刪定以爲燕禮據大飲法故先受爵而後奠爵再拜此經據朝夕侍君而得賜爵故再拜而後受必知此經非饗燕大飲者以此下云受一爵以至三爵而退明非大饗之飲也若燕禮非唯三爵而已　受一爵而色洒如也者言初受一爵而顏色肅敬洒如也如者如此義謂如似洒然故論語云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及踧踖如也皆謂容色如此　二爵而言言斯者此事上恒敬既受二爵顏色稍和故言言斯斯耳也耳是助句之辭皇氏云讀言爲誾義亦通也　禮已三爵而油油者言侍君小燕之禮唯已上三爵顏色和說而油油說敬故春秋左氏傳云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　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者坐跪也初跪說屨堂下爲敬故退而跪取屨起而逡巡隱辟而著之坐左納右者納猶著也若坐左膝則著右足之屨若坐右膝則著左足之屨　唯君面尊者面鄉也謂人君

燕臣子專其恩惠故尊鼻鄉君故引燕禮燕臣子之法以解之若兩君相見則尊鼻於兩楹間在賓主之間夾之不得面鄉尊也　唯饗野人皆酒者饗野人謂蜡祭時也野人賤不得比士又無德又可飽食則宜貪味故唯酒而無水也　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者側謂旁側在賓主兩楹間旁側夾之又東西橫行異於君也君側尊近於君南北列之則燕禮所云者是也大夫士側尊者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據大夫士也若一尊亦曰側尊故士冠禮云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注云無偶曰側與此側別　注棜斯至言棜　正義曰案鄉飲酒禮設兩壼于房戶間有斯禁彼是大夫禮此云大夫用棜故知棜是斯禁也案特牲禮注云棜今木轝上有四周下無足今斯禁亦無足故云有似於棜是以言棜也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　本大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　玄冠朱組纓

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皆始冠之冠也玄冠委貌也諸侯緇布冠有緌尊者飾也繢或作繪緌或作蕤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異冠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謂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也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紕緣邊也紕讀如埤益之埤既祥之冠也巳祥祭而服之也間傳曰大祥素縞麻衣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惰游罷民也亦縞冠素紕凶服之象也垂長緌明非既祥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所放不帥教者居冠屬武謂燕居冠也著冠於武少威儀

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燕無事者去飾五十不散送送喪不散麻始衰不備禮親沒不髦去為子之飾大帛不緌帛當爲白聲之誤也大帛謂白布冠也不緌凶服去飾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緌當用繢

疏正義曰自此至魯桓公始也此一節廣論上下及吉凶冠之所用唯五十不散送及親沒不髦記者雜錄廁在其間　始冠緇布冠者言初加冠大夫士皆三加諸侯則四加其初加者是緇布冠自諸侯下達者自從也從諸侯下達於士始冠緇布冠　冠而敝之可也者言緇布冠重古始冠暫冠之耳非時王之服不復恒著冠而敝去之可也　注皆始至作蕤正義曰知始冠之冠者以文承上始冠之下故知玄冠朱組纓是天子始冠也云諸侯緇布冠有緌尊者飾也者案

郊特牲及士冠記皆云其緌也吾未之聞謂大夫士也此云繢緌諸侯之冠故云緇布冠有緌尊者飾也上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則諸侯緇布冠可知更云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者爲緌起文也諸侯唯繢緌爲異其頍項青組纓等皆與士同

注言齊至異冠　正義曰言齊者兼祭祀之時故曲禮云立如齊謂祭祀時恐此齊亦兼祭祀故言齊時所服其祭諸侯則玄冕也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者以諸侯玄冕祭玄冠齊孤則爵弁祭亦玄冠齊是齊祭異冠也必知孤亦玄冠齊者以諸侯尚玄冠齊明孤亦玄冠齊也其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則玄端以祭皆玄冠也此云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是齊祭同冠也其天子之士與諸侯上大夫同故深衣目録云士祭以朝服謂天子之士也祭用朝服與諸侯大夫同然則天子大夫與諸侯孤同亦爵弁祭玄冠齊此是熊氏之説也皇氏以爲天子大夫與諸侯大夫同但朝服以祭便與鄭注四命以上齊祭異冠於文爲妨皇氏之説非也其天子之祭玄

冕祭則玄冠齊絺冕祭則玄冕齊以次差之可知也此亦熊氏說此云四命齊祭異冠者謂自祭也若助祭於君則齊祭同冠故鄭志荅趙商問云以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是爲三命以下齊祭異冠何但四命以上也觀注似若但施於已祭不可通之也鄭荅云齊祭謂齊時一冠祭時亦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於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異如鄭此言是助祭齊祭同冠故云何以亦異若然士之助祭齊服應服爵弁而鄭注旅賁氏云王齊服服袞冕則士之齊服服玄端不服爵弁者熊氏云若士助王祭祀服爵弁若助王受朝覲齊服則服玄端義或然也 注謂父至卷殊 正義曰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曰子姓云不純吉也者武用玄玄是吉冠用縞縞是凶吉而雜凶故云不純吉也卷用玄而冠用縞冠卷異色故云古者冠卷殊如鄭此言則漢時冠卷共材 注紕緣至麻衣 正義曰紕緣邊者謂緣冠兩邊及冠卷之下畔其冠與卷身皆用縞

但以素緣耳縞是生絹而近吉當祥祭之時身著朝服首著縞冠以其漸吉故也不言以素爲紕故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朝服縞冠注云縞冠未純吉祭服也雜記曰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鄭云祭猶縞冠未純吉雜記又云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鄭云縞祥祭之服據此兩經二注皆云祥祭縞冠若既祥之後微申孝子哀情故加以素紕以素重于縞也故此文云既祥之冠間傳曰大祥素縞麻衣檢勘經注分明如此而皇氏以爲縞重素輕祥祭之時以素爲冠以縞爲紕紕得冠名故云縞冠祥祭之後以縞爲冠以素爲紕亦紕得冠名而云素冠文無所出不知有何憑據也

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　正義曰此亦用既祥冠而加垂緌五寸也

注 惰游至既祥　正義曰鄭知惰游罷民者與下不齒相連故知是周禮坐嘉石之罷民知亦縞冠素紕者以文承上縞冠素紕之下但垂緌爲異

注 謂燕居冠也　正義曰燕居之冠屬武於冠冠武相連屬燕居率略少威儀故也又不加緌若非燕居則冠

與武別臨著乃合之有儀飾故也 注 送喪至備禮 正義曰始死三日之前要經散垂三日之後乃絞之至葬啓殯已後亦散垂既葬乃絞五十旣衰不能備禮故不散垂及親没不髦不闕冠之義記者雜廁其閒 注 帛當至去飾 正義曰知帛當爲白者以雜記云大白冠緇布冠皆不緌彼大白與緇布連文故知此大帛謂白布冠也左傳閔二年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白繒冠也與大布相對與此異也 注 蓋僭宋王者之後 正義曰知疑僭宋者以祭周公用白牡乘大路是魯用殷禮故疑魯桓公用紫緌僭宋王者之後云緌當用績者以上文云緇布冠績緌諸侯之冠故知也

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袪 謂大夫士也三袪者謂要中之數也袪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

縫齊倍要 縫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縫或爲逢或爲豐

衽當旁 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

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袂可以回肘二尺二寸之節長中繼揜尺其爲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今褎矣深衣則緣而已袷二寸曲領也袪尺二寸袪口也緣廣寸半飾邊也以帛裏布非禮也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士不衣織織染絲織之士衣染繒也無君者不貳采大夫去位宜服玄端玄裳衣正色裳間色謂冕服玄上纁下非列采不入公門列采正服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振讀爲袗袗禪也表裘外衣也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

疏 正義

曰自此以下至弗敢充也一節廣論衣服及裘裼襲之事

朝玄端夕深衣者謂大夫士早朝在私朝服玄端夕服深衣在私朝及家也　深衣三袪者袪謂袂末言深衣之廣三倍於袂末　縫齊倍要者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上畔言縫下畔之廣倍於要中之廣謂齊廣一丈四尺四寸要廣七尺二寸　衽當旁者衽謂裳之交接之處當身之畔　袂可以回肘者袂上下之廣二尺二寸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也　長中繼揜尺者謂長衣中衣繼袂之末揜餘一尺　袷二寸者袷謂深衣曲領廣二寸　袪尺二寸者袪謂深衣袂口謂口之外畔上下尺二寸也故注云袪袂口也　緣廣寸半者謂深衣邊以緣飾之廣寸半也

注謂大至二寸　正義曰上文云君朝服日出而視朝夕深衣祭牢肉此云朝玄端與君不同故知是大夫士也以視私朝故服玄端若朝君之時則朝服也朝服其衣與玄端無異但其裳以素耳若大夫莫夕蓋亦朝服其士則用玄端故士冠禮注云玄端士莫夕於朝之服是也其

私朝及在家大夫士夕皆深衣也皇氏以爲此玄端是朝君之服若然朝禮君臣同服上文君朝服夕深衣此文與君無異鄭何得注云大夫士也恐皇氏之説非也云三之七尺二寸者案深衣云幅十有二以計之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爲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闊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比寛頭嚮下狹頭嚮上要中十二幅廣各六寸故爲七尺二寸下齊十二幅各廣尺二寸故爲一丈四尺四寸

【注】袵謂至相變　正義曰袵謂裳幅所交裂也者裳幅下廣尺二寸上闊六寸狹頭嚮上交裂一幅而爲之云凡袵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者皇氏云言凡袵非一之辭非獨深衣也或殺而下謂喪服之袵廣頭在上狹頭在下或殺而上謂深衣之袵寛頭在下狹頭在上云是以小要取名焉者謂深衣與喪服相對爲小要兩旁皆有此袵熊氏大意與皇氏同或殺而下謂朝祭之服耳云袵屬衣則垂而放之者謂喪服及熊氏朝祭之袵云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者謂深衣之袵云上下相變

者上體是陽陽體舒散故垂而下下體是陰陰主收斂故縫而合之今删定深衣之上獨得衽名不應假他餘服相對爲衽何以知之深衣衣下屬幅而下裳上屬幅而上相對爲衽鄭注深衣鉤邊今之曲裾則宜一邊而有也但此等無文言之且從先儒之義 注 其爲至而已 正義曰繼袂揜一尺者幅廣二尺二寸以半幅繼續袂口揜餘一尺云深衣則緣而已者若長衣揜必用素而中衣揜或布或素隨其衣而然長中制同而名異者所施異故也裏中著之則曰中衣若露著之則曰長衣故鄭注深衣目録素紕曰長衣有表謂之中衣 以帛裏布非禮也 若朝服用布則中衣不得用帛也皮弁服朝服玄端服麻衣也中衣用布三衣用麻麻即十五升布故中衣並用布也然云朝服又云玄端者朝服指玄衣素裳而玄端裳色多種或朱裳玄黃雜裳之屬廣言之也而小祥衰裏孰帛中衣者吉凶異故也 士不衣織 織者前湅絲後織者此服功多色重故士賤不得衣之也大夫以上衣織湅絲織之也

士衣染繒詩庶人得衣錦者禮不下庶人有經而等也故服錦衣下云居士錦帶者直以錦帶非爲衣也唐傳云古者有命民有飾車駢馬衣錦者非周法大夫以上得衣織衣而禮運云衣其澣帛謂先代禮尚質故也 注 大夫至玄裳　正義曰此謂大夫士去國三月之內服素衣素裳三月之後別服此玄端玄裳以經云不貳采是有采色但不貳耳采色之中玄最貴也 注 謂冕服玄上纁下　正義曰玄是天色故爲正纁是地色赤黃之雜故爲閒色皇氏云正謂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閒色也綠紅碧紫騮黃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閒東爲木木色青木刻土土黃並以所刻爲閒故綠色青黃也朱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閒南爲火火赤刻金金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閒西爲金金白刻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閒北方水水色黑水刻火火赤故紫色赤黑也黃是中央正騮黃是中央閒中央爲土土刻水水黑故騮黃之色黃黑也 注 振讀至乃出　正

義曰案士昏禮云女從者畢袗玄彼注以袗爲同此云袗襌者以振與袗聲相近袗字從衣故讀從袗蓋袗字得爲同又得爲襌故下曲禮注引論語云當暑袗絺綌是論語本有爲袗字者云形且褻者形解袗絺綌其形露見褻解表裘在衣外可鄙褻二者上加表衣乃出也

襲裘不入公門 衣裘必當裼也

纊爲繭緼爲袍 衣有著之異名也纊謂今之新緜也緼謂今纊及舊絮也

襌爲絅 有衣裳而無裏

帛爲褶 有表裏而無著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 亦僭宋王者之後

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 謂諸侯與羣臣也諸侯視朔皮弁服

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謂若衛文公者未道未合於道

䟽

正義曰檀弓云裼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皆謂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據露裼衣不露裼衣爲異耳若襲裘不得入公門也 注 緼謂至絮也 正義曰如鄭此言云緼謂今纊者謂好綿也則鄭注之時以好者爲綿惡者爲絮故云緼謂今纊及舊絮也 注 亦僭宋王者之後 正義曰云亦者亦上玄冠紫緌是僭宋王者之後知宋朝服以縞者案王制云殷人縞衣而養老燕服則爲朝服宋是殷後故朝服以縞

孔子至服之 正義曰朝服緇衣素裳而朝謂每日朝君 卒朔然後服之者卒朔謂卒告朔之時服皮弁告朔禮終脫去皮弁而後服朝服也 注 謂諸侯與羣臣也 正義曰知非天子之朝服而云諸侯與羣臣者以上文次皆云不入公門下云唯君有黼裘又云君衣狐白裘皆據諸侯之禮故知此亦據諸侯也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 僭天子也天子祭上帝則大裘而冕大裘

羔裘也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也省當爲獮獮秋田也國君有黼裘誓獮田之禮時大夫又有大裘也

疏 正義曰君諸侯也黼裘以黑羊皮雜狐白爲黼文以作裘也誓者告勑也獮秋獵也大裘天子郊服也禮唯許諸侯服黼裘以誓軍衆田獵耳不得用大裘當時有者非但諸侯用大裘又有大夫僭用大裘者故譏之云非古也

注 時大至裘也　正義曰經直云黼裘以誓獮大裘非古而云大夫用大裘者以經云唯君則知時臣亦爲之故言唯君以譏之也冬始裘而秋云裘者爲秋殺始誓衆須威故秋而用黼爲裘也

禮記注疏卷第三十九

禮記正義卷第四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衛尊者宜武猛士不衣狐白辟君也狐之白者少以少爲尊也

疏正義曰君謂天子以狐之白毛皮爲裘其上用錦衣以裼之

注詩云至色也　正義曰鄭引詩者證錦衣之上更有衣覆之以無正文故引詩云然則錦衣

復有上衣明矣云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者亦以無正文故言皮弁服與與爲疑辭也必知狐白上加皮弁服者以狐白既白皮弁服亦白錦衣亦白三者相稱皆爲白也云凡裼衣象裘色也者狐白裘用錦衣爲裼狐青裘用玄衣爲裼羔裘用緇衣爲裼是裼衣與裘色相近也天子視朝服皮弁服則天子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也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故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此經云君則天子兼諸侯也凡在朝君臣同服然則三公在天子之朝執辟與子男同則皮弁之下狐白錦衣與子男同也其天子卿大夫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朝亦狐白裘以下云士不衣狐白則卿大夫得衣狐白也其裼則不用錦衣故下注云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爲裼熊氏云當用素衣爲裼其天子之士及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既不衣狐白熊氏云用麛裘素裼也諸侯朝天子受皮弁之裼歸來饗國則亦錦衣狐裘以告廟則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是告廟之後則服之其在國視朔則素衣麑裘卿大夫士

亦皆然故論語注云素衣麑裘視朔之服是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麛裘故聘禮公裼降立注引玉藻云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又引論語云素衣麛裘皮弁時或素衣如鄭此言則裼衣或絞或素不定也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

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 君子大夫士也綃綺屬也染之以玄於狐青裘相宜狐青裘蓋玄衣之裘

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 豻胡犬也絞蒼黃之色也孔子曰素衣麛裘

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 飾猶褎也孔子曰緇衣羔裘

狐裘黃衣以裼之 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

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爲裼

犬羊之裘不裼 質略亦庶人無文飾

疏

正義曰君子謂大夫士也以狐青爲裘豹皮爲褎用玄綃之衣以覆裼之 注 君子至之裘 正義曰知君子大夫士者以其上文已云君此文云君子故知是大夫士也云蓋玄衣之裘者皇氏云玄衣謂玄端也皇氏又云織內諸侯朝服用緇衣織外用玄衣此狐青又是織外諸侯朝服之裘皇氏又云凡六冕及爵弁無裘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也次加祭服若朝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用裘而加葛葛上加朝服此皆皇氏之說熊氏云六冕皆有裘此云玄謂六冕及爵弁也則天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褎熊氏又以內外諸侯朝服皆緇衣以羔爲裘不用狐青也狐青既是冕服之裘周禮司裘謂之功裘者以在冕服之內人功微麤不如黼裘大裘之美故謂之功耳劉氏云凡六冕之裘皆黑羔裘也故司服云祭昊天大裘而冕以下冕皆不云裘是皆用羔裘也又論語注

緇衣羔裘皆祭於君之服是祭服用羔裘也劉氏又以此玄衣爲玄端與皇氏同今刪定三家之說雖各有通塗皆互有長短皇氏以畿內諸侯緇衣畿外諸侯玄衣案王制直云玄衣而養老不辨外內之異又詩唐風羔裘豹袪卿大夫之服檜風云羔裘逍遥鄭玄云朝燕之服也論語云緇衣羔裘注云諸侯之朝服羔裘者必緇衣爲裼唐檜魯非畿內之國何得並云羔裘若此玄衣爲畿外諸侯則鄭注此何得云君子大夫士也又祭服無裘文無所出皇氏之說非也劉氏以六冕皆用大裘案鄭志大裘之上有衣則與玄冕無異是以小祭與昊天服同此則劉氏之說非也今彼此商量以熊氏之說踰於二家論語注云緇衣祭於君之服者謂助君祭朝服而祭也亦卿大夫祭於君之服也

注 豻胡犬也　正義曰熊氏以豻胡犬謂胡地野犬一解此胡作狐字謂狐犬雜未知孰是也

注 黃衣至狐裘　正義曰案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所以息田夫者文在蜡祭之下又云既蜡而收民息已是蜡祭之後爲

息民之祭也此息民謂之臘故月令孟冬云臘先祖五祀
是黃衣爲臘先祖之服皇氏用白虎通義云天子狐白諸
侯狐黃大夫狐蒼士羔並與經傳不同
鄭所不取裘乃各有所施皇氏說非也 不文飾也不
裼 裼主於有文飾之事 疏 正義曰案聘禮使臣行聘之時主於
敬不主於文故襲裘也是不文飾之
事不裼裘也至行享之
時主於文故裼裘也 裘之裼也見美也 君子於
事以見
美爲
敬 疏 正義曰裘之裼者謂裘上加裼衣裼衣上雖
加他服猶開露裼衣見裼衣之美以爲敬也 弔
則襲不盡飾也 喪非所
以見美 君在則裼盡飾也
臣於
君所 服之襲也充美也 充猶覆也所敬
不主於君則襲 疏 正義曰
凡此弔
襲謂主人既小斂之後若未斂之前則裼裘也故檀弓云
子游裼裘而弔是也 君在則裼盡飾也 正義曰凡君

在之時則露此裼衣盡其文飾之道以敬於君也服之襲也充美也 正義曰此謂君之不在臣所加上服揜襲裼衣充猶覆也謂覆蓋裼衣之美以君不在敬心殺故也

注所敬至則襲 正義曰凡敬有二體一則父也二則君也父是天性至極以質爲敬故子於父母之所不敢袒裼君非血屬以文爲敬故臣於君所則裼若平敵以下則亦襲以其質略故也所襲雖同其意異也聘禮行聘致君命亦襲者彼是聘享相對聘質而享文欲文質相變故裼襲不同也

是故尸襲 尸尊 疏 正義曰尸處尊位無敬於下故襲也

執玉龜襲 重寶瑞也 疏 正義曰凡執玉得襲故聘禮執圭璋致聘則襲也若執璧琮行享雖玉裼此執玉或容非聘享尋常執玉則亦襲也龜是享禮庭實之物執之亦裼若尋常所執及卜則襲敬其神靈也

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謂已致龜玉也 疏 正義曰謂行禮已致龜玉之後則裼不敢

充覆其美也亦謂在君之前故裼也若不在君所故無事則襲前文云者是也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古也言凡吉事無所說笏也大廟之中唯君當事說笏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免悲哀哭踊之時不在於記事也小功輕不當事可以搢笏也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搢笏輒盥爲必執事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

因飾焉畢盡也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笏之所用之物并明用笏之事及闊狹長短 大夫以魚須文竹者文飾也庾氏云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 士竹本象可也者士以竹爲本質以象牙飾其邊緣飾之可也言可者通許之辭 注 球美至物也 正義曰案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崐崘虛之璆琳琅玕焉李巡孫炎郭璞等並云璆琳美玉此之球字則與璆同故云球是美玉也云文猶飾也謂以魚須文飾其竹盧云以魚須及文竹爲笏非鄭義也云大夫士飾竹以爲笏者大夫以魚須士用象 注 言凡至笏也 正義曰經揔云見於天子則諸侯事在其間故云言凡吉事無所說笏凡者非一之辭下文云小功不說則大功以上皆說之故云惟吉事無說笏也

云大廟之中唯君當事則說笏也者以臣見君無不執笏明大廟之中雖當事之時亦執笏也君則大廟之中當事之時則說笏時臣驕泰僭儗於君當事之時亦說笏故記者明之云臣入大廟當事說笏非古禮也是當時之僭記者據時而言故鄭云唯君當事說笏也必知當事說者以下文云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明君入大廟當事則亦說耳凡臣見君皆執笏笏所以記事射所以正威儀獨云見於天子者以天子尊極恐臣下畏懼不敢執笏故特言見於天子明臣下見於君皆然　既搢至盥矣　言既搢笏必盥者謂有執事於朝須預絜淨故既搢笏於帶必盥洗其手於後雖有執事於朝更不須清絜不須盥矣以其初盥巳畢　造受至飾焉　造受命謂造詣君前而受命則書記於笏　笏畢用也者畢盡也謂事事盡用笏記之因飾焉者謂因其記事所須而飾以爲上下等級焉　其中博三寸者天子諸侯上首廣二寸半其天子椎頭不殺也大夫士下首又廣二寸半唯笏之中央同博三寸故云

其中博三寸也　其殺六分而去一者天子諸侯從中以上稍稍漸殺至上首六分三寸而去其一分餘有二寸半在大夫士又從中以下漸漸殺至下首亦六分而去一

注殺猶至寸半　正義曰案玉人云天子杼上此云殺故知殺猶杼也云諸侯不終葵首者以玉人云天子終葵首則諸侯不終葵首可知也云大夫士又杼其下者以經特云其中博三寸明笏上下二首不博三寸諸侯既南面之君同殺其上大夫士北面之臣宜俱殺其下也

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

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諸侯不朱裏合素爲之如今衣帶爲之下天子也大夫亦如之率繂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繂積如今作幧頭爲之也辟讀如裨冕之裨裨謂以繒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裨其紐及末士裨其末而已居士道藝處士也此自而素帶

亂脫在是耳宜承朱裏終辟雜陳又上下爛脫今一依鄭注以爲先後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此等揔論帶之義也今依而解之

疏 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皆從男子明帶及韠韍及王后以下衣服等差其文

天子素帶朱裏者以素爲帶用朱爲裏　終辟則裨也終竟帶身在要及垂皆裨故云終辟　而素帶終辟者謂諸侯也以素爲帶不以朱爲裏亦用朱綠終裨　大夫素帶辟垂者大夫亦用素爲帶不終裨但以玄華裨其身之兩旁及屈垂者　士練帶率下辟者士用孰帛練爲帶其帶用單帛兩邊繂而已繂謂緶緝也下裨者但士帶垂者必反屈嚮上又垂而下大夫則揔皆裨之士則用緇唯裨嚮下一垂者　居士錦帶者用錦爲帶尚文也　弟

子縞帶者用生縞爲帶尚質也　并紐約用組者并並也
紐謂帶之交結之處以屬其紐約者謂以物穿紐約結其
帶謂天子以下至弟子之等其所紐約之物並用組爲之
故云并紐約用組　三寸者謂紐約之組闊三寸也　長
齊于帶者言約紐組餘長三尺與帶垂者齊故云長齊於
帶　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者紳謂帶之垂者
紳重也謂重屈而舒申其制士長三尺有司長二尺五寸
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記者引子游之言以證紳
之長短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
分焉紳長三尺也　紳韠結三齊者紳謂紳帶韠謂蔽膝
結謂約紐餘組三者俱長三尺故云三齊也　大夫大帶
四寸謂合素爲之廣四寸　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
辟者雜猶飾也謂飾帶君用朱綠大夫用玄華士用緇也
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謂用單練廣二寸繚繞也再度
繞要亦四寸也　凡帶有率無箴功者凡帶謂有司之帶
有繂謂其帶旣禪亦以箴線緶緝其側但繂襵之而已無別

裨飾之箴功故云無箴功 注 而素至終辟　正義曰以文承天子素帶終辟故知素帶謂諸侯以經不云朱裏故云諸侯不朱裏下天子也云率繂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繂積者以率非縫繞之事故讀爲繂與碑繂同也知士以下皆禪者以經云士練帶率繂是縫縪之名以縫旁邊故知禪也云辟讀如裨冕之裨者讀如曾子問大祝裨冕之裨也云人君充之者充滿也人君謂天子諸侯飾帶從首及末徧滿皆飾故云充之云大夫裨其紐及末者大夫甲但飾其帶紐以下至於末也云士裨其末而已者士又甲但裨其一條下垂者故云裨末而已云宜承朱裏終辟者以下文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此文即云素帶終辟次云大夫故知宜承天子素帶之下文相次也 注 三寸至爲衿　正義曰知三寸約帶紐組之廣者以帶廣四寸此云三寸長齊於帶承上紐約用組之下故知是紐廣也云言其屈而重也者解垂帶名紳之意申重也云宜承約用組者以此經直云三寸長齊于帶非發語之端明知有所承

次故以爲宜承約用組之下【注】雜猶至三齊 正義曰上云裨此云雜故知雜即上之裨也云君裨帶上以朱下以綠者君謂天子諸侯崔氏熊氏並云據要爲正飾帶外邊上畔以朱朱是正色故在上也下畔以綠綠是閒色故在下也云大夫裨垂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者熊氏云近人爲內遠人爲外玄是天色故在外以華對玄故以爲黃也黃是地色故在內也云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緇者士既練帶而士冠禮謂之緇帶據裨色言之故謂之緇帶以裨之外內皆用緇也云宜承紳韠結三齊者以下文三寸長齊于帶合承上紐約用組之後則此大夫大帶一經不得廁在其閒故知宜承下紳韠結三齊之後也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此玄端服之韠也韠之言蔽也凡韠以韋爲之必象裳色裳色則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玄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韠

圜殺直目韠制

天子直四角直無圜殺

公侯前

後方殺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大夫前方後挫角圜其上角變於君也韠以下爲前以上爲後士前後正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間語也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凡佩繫於革帶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雜猶飾也即上之裨也君裨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裨垂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練廣二寸

再繚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繂之如士帶矣無箴功則不裨之士雖繂帶裨亦用箴功凡帶不裨下士也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紳韠結三齊

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

此玄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韍之言亦蔽也縕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爲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

謂大帶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摠明韠韍上下尊卑之制唯有大夫大帶一經廁在其閒已於帶條說訖

注

此玄至素韠

正義曰知此玄端服之韠也者案士冠禮玄端玄裳黃裳雜裳爵韠謂士玄端之韠此云士爵韋故知是玄端之韠也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者以韠從裳色君既用朱故知裳亦朱色也然天子諸侯祭服玄衣纁裳知此朱韠非祭服

韠者若其祭服則君與大夫士無別同是赤色何得云大夫素士爵韋且祭服之韠大夫以上謂之韍士爵弁謂之韎韐不得稱韠也云大夫素裳者大夫玄端以素爲裳故素韠也此則大夫士朝君之服大夫既以素裳爲朝服又以玄端服禮窮則同故也云唯士玄裳黃裳雜裳也者士冠禮謂玄端之裳也士朝服則素裳故鄭注士冠禮朝服則玄端之衣易其裳耳云皮弁服皆素韠者案士冠禮皮弁服素韠云皆者君與大夫士皮弁皆然故云皆也 注 目韠制 正義曰經云圜則下文大夫前方後挫角則圜也經云殺則下文公侯前後方方則殺也經云直則下文云天子直是目韠制也 注 殺四至五寸 正義曰以經云前後方是殺四角也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變於天子也云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者案雜記云韠會去上五寸是上去五寸又云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是去下五寸鄭注雜記云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 如鄭此言即上去五寸是領也以爵韋爲領

故云領之所用與紕同下云所去五寸純以素故鄭注雜
記云純紕所不至者五寸然則上去五寸是領也下去五
寸是純也若然唯去上畔下畔而云殺四角者蓋四角之
處別異之使殊於餘邊也其會之下純之上兩邊皆紕以
爵韋表裏各三寸故雜記云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
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
五采韠制大略如此但古制難知不可委識或據禮圖天
子韠制形如要鼓也以今參驗不附人情故今依附記文
參驗情事而爲此說以俟後賢 注 圜其至爲後 正義
曰以經云後挫角謂殺上角使圜不令方也 注 正直方
之閒語也 正義曰正謂不衺也直而不衺謂之正方而
不衺亦謂之正故云正直方之閒語 注 頸五至革帶
正義曰云頸五寸亦謂廣者鄭恐上下長五寸故云亦謂
廣也其上下及肩與革帶俱二寸也云凡佩繫於革帶者
以韠繫於革帶恐佩繫於大帶故云然以大帶用組約其
物細小不堪縣韠佩故也 注 此玄至不命 正義曰以

上經云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是玄端服之韠故云此玄冕爵弁服之韠言異於上也此據有孤之國以卿大夫雖三命再命皆著玄冕若無孤之國則三命再命之卿大夫皆絺冕不得唯玄冕也爵弁則士所服云尊祭服異其名耳者他服稱韠祭服稱韍是異其名韍韠皆言爲蔽取蔽鄣之義也知祭服稱韍者案易困卦九二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是祭祀稱韍也案詩毛傳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黃朱色淺則亦名赤韍也則大夫赤韍色又淺耳有虞氏以前直用皮爲之後王漸加飾焉故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彼注云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云縕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者案此云一命縕韍一命謂公侯伯之士士冠禮爵弁韎韐此縕韍則當彼韎韐故云所謂韎也毛詩云韎韐茅蒐染齊人謂茅蒐爲韎韐聲也茅蒐則蒨草也以蒨染之其色淺赤則縕爲赤黃之間色若子男大夫但名縕韍不得爲韎韐也以其非士故耳云黑謂之黝青謂之葱者周禮牧人云陰祀

用黝牲又孫炎注爾雅云黝青黑葱則青之異色
三命則公之卿玄冕侯伯之卿絺冕皆赤韍葱衡 王后
褘衣夫人揄狄 褘讀如翬揄讀如搖翬搖皆翟雉名也刻繒而畫之著於衣以爲飾
因以爲名也後世作字異耳夫人三夫人
亦侯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褘衣 三寸長齊
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
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 三寸
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于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也
言其屈而重也論語曰子張書諸紳有司府史之屬也三
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結約餘也
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約用組結或爲衿 君命屈狄
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 君女君也屈周禮作闕謂刻繒爲翟

不畫也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褘當爲鞠字之誤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也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則鞠衣襢衣禒衣者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公之臣孤爲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爲上大夫次之士次之禒或作稅

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

奠猶獻也凡世婦已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以其服天子之后夫人九嬪及諸侯之夫人夫在其位則妻得服其服矣自君命屈狄至此亦亂脫在是宜承夫人揄狄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王后以下命婦之服唯有三寸長齊于帶一經廁在其閒帶事前文已解訖　王后褘衣者褘讀如翬謂畫翬於衣六服之最尊也　夫人揄狄者揄讀如搖狄讀如翟謂畫搖翟之雉於衣謂三夫人及侯伯夫人也　君命屈狄者君謂女君子男之妻也被后所命故云君命屈狄者屈闕也狄

亦翟也直刻雉形闕其采畫故云闕翟也　再命褘衣者再命謂子男之卿褘當爲鞠謂子男卿妻服鞠衣也　一命襢衣者襢展也子男大夫一命其妻服展衣也　士褖衣者謂子男之士不命其妻服褖衣鄭注云喪禮褖之言緣黑衣裳以赤緣之　唯世婦命於奠繭者世婦謂天子二十七世婦以下也奠猶獻也獻繭謂世婦及命婦入助蠶畢獻繭也凡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皆得各服其命服今唯世婦及卿大夫之妻並早雖已被命猶不得即服命服必又須經入助蠶蠶畢獻繭繭多功大更須君親命之著服乃得服耳故云命於奠繭　其他則皆從男子者其他謂后夫人九嬪及五等諸侯之妻也其夫得命則其妻得著命服不須奠繭之命故云皆從男子

注褘讀至褘衣　正義曰案鄭注內司服引爾雅釋鳥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摇鄭又云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褘衣畫翬者揄翟畫摇者闕翟刻而不畫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

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服之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禒衣御于王之服闕翟赤揺翟青禕衣玄鞠衣黃展衣白禒衣黑又鄭志云三狄首服副副覆也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鞠衣首服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展衣禒衣首服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若燕居之時則亦禒衣纚笄總而已其六服皆以素紗爲裏故內司服陳六服之下云素紗鄭注云六服皆袍制以白縳爲裏云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者以經云王后禕衣則云夫人揄狄其文相次故以夫人爲三夫人但三夫人與三公同對王爲屈三公執辟與子男同則三夫人亦當與子男夫人同故鄭注司服疑而不定云三夫人其闕狄以下乎爲兩解之也云王者之後夫人亦禕衣者以禮記每云君袞冕夫人副禕王者之後自行正朔與天子同故祭其先王服上服也若祭先公則降焉魯祭文王周公其夫人亦禕衣故明堂位云君袞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房中

是也　注君女至作秘　正義曰以禮君命其夫后命其
婦則子男之妻不得受天子之命故以爲君謂女君是子
男之妻受后之命或可女君謂后也命子男妻故云君命
云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者以典命
云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此云再命褘衣
一命襢衣士禒衣又承闕狄下正與子男同故知據子男
夫人及卿大夫士之妻也褘衣是王后之服故疑當爲鞠
衣云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則鞠衣襢衣禒衣者諸侯
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者鄭爲此言欲明
諸侯臣之妻唯有三等之服云公之臣孤爲上卿大夫次
之士次之者以司服云孤絺冕而下卿大夫玄冕而下士
皮弁而下此謂上公臣爲三等云侯伯子男之臣卿爲上
大夫次之士次之者以此經再命鞠衣一命襢衣士禒衣
士與大夫不同又典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
尚分爲三等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是亦三等
可知鄭云然也　注奠猶至揄狄　正義曰凡獻物必先

奠於地故云奠猶獻也云凡世婦以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者三夫人九嬪其位既尊不須獻繭自然得命也世婦以下位卑因獻繭乃得命言以下則女御亦然經唯云世婦舉其貴者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祫聽鄉任左紳垂則磬折也齊裳下緝也祫交領也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周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未聞也今漢使者擁節

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趨君命也必有執隨授之者官謂朝廷治事處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人臣傳君及被君召之儀凡侍於君者謂臣侍君法也凡者臣無貴賤皆然也紳垂者紳大帶也身直則帶倚磬折則

帶垂　足如履齊者齊裳下緝也身折則裳前下緝委地故行則足恒如踐履履裳下也　頤霤者霤屋簷身俯故頭臨前垂頤如屋霤　垂拱者拱沓手也身俯則宜手沓而下垂也　視下而聽上者視高則敖故下矚也聽上謂聽尊者語宜諦聽故仰頭而面嚮上以聽之也　視帶以及袷者視尊者之處也袷交領也視君之法下不過帶高不過袷故曲禮云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是也　聽鄉任左者此解聽上也庾云聽上及聽鄉任左皆備君教使也鄭注少儀曰立者尊右則坐者尊左也侍君之時君坐故侍者在右是以聽鄉皆以左爲任也此謂臣以左耳近君故云任左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者節者以玉爲之所以明信輔於君命者也君使使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也隨事緩急急則二節臣故走也緩則一節臣故趨也庾氏云君召以三節者謂君召臣急則以二節緩則以一節急緩不出於三耳不謂節盡於三也　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者急趨君召也官謂

朝廷治事處也外謂其室及官府也在官近不須車故言履在外遠故云車　注周禮至擁節　正義曰此周禮典瑞文引之者證君召臣之節謂徵召守國諸侯以鎮圭召之云其餘未聞者謂召諸侯之外別召餘臣未聞云今漢使擁節者擁持也漢時使人召臣持節召之也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禮不敵始來拜則士辟也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士往見卿大夫卿大夫出迎答拜亦辟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士於尊者之法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者此謂大夫詣士禮既不敵故士不敢迎而先拜大夫雖拜士則辟之　而拜送者案儀禮鄉射鄉飲酒公食聘禮但是主人送賓者皆主人再拜賓不答拜鄭注云不答拜者禮有終故也　士於尊者先拜者謂士往詣卿大夫即先於門外拜之也　進面士先於外拜拜竟乃進面親相見也　答之拜則走者若大夫出迎

而荅拜於士則士走辟之也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 君所大夫存亦名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士於君及大夫之所言羣臣之法 士於君所言大夫者謂士在君前與君言論及於大夫也沒矣則稱謚若字者君前臣名若彼大夫生則士呼其名若彼大夫巳死沒而士於君前言則稱彼謚無謚則稱字不呼其名敬貴故也 名士者士賤雖巳死而此生士與君言猶呼死士名也 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者謂士與大夫言次論及他生大夫士之法也士賤故呼之名大夫貴故呼之字也若大夫士卒則字士謚大夫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 公諱若言語所辟先君之名 凡祭不諱廟中不諱 謂祝嘏之辭中有先君之名者也凡祭祭羣神廟中上不諱下 教

學臨文不諱 爲惑未知者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諱與不諱之法 有公諱無私諱者謂士及大夫言但諱君家不自私諱父母也崔氏云謂伯叔之諱耳若至親則不得言庾云謂士與大夫言有音字同已祖禰名字皆不得諱辟敬大夫故不重敬凡祭不諱廟中不諱者謂祝嘏之辭中有先君名者也凡祭祭羣神也謂社稷山川百神也祝嘏辭中有先君之名不諱之也廟中上不諱下若有事於祖則不諱父也有事於父則諱祖 教學臨文不諱者教學爲師長也教人若諱疑誤後生也臨文謂簡牒及讀法律之事也若諱則失於事正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 比德焉君子士已上 右徵角左宮羽 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 趨以采齊 路門外之樂節也門外謂之趨齊當爲楚薺之薺 行以肆夏 登堂之樂節 周

還中規反行也宜圜折還中矩曲行也宜方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揖之謂小俛見於前也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鏘聲貌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鸞在衡和在式自由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謂世子也出所處而君在焉則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而示卽事也結其左者若於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綬不使鳴也居則設佩謂所處而君不在焉朝則結佩朝於君亦結左齊則綪結佩而爵韠綪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爵韠者齊服玄端凡帶必

有佩玉唯喪否喪主於哀去飾也凡謂天子以至士佩玉有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故謂喪與災眚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玉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絲旁才綦文雜色也縕赤黃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可循而無窮

疏正義曰此一節廣明佩玉之事各隨

文解之 注 比德至巳上 正義曰案詩秦風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是玉以比德案聘義云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浮筠旁達信也是玉以比德也案下文云天子佩白玉下至士是君子含士以上也 注 玉聲至宜逸 正義曰玉聲所中也者謂所佩之玉中此徵角宮羽之聲云事也民也可以勞者案樂記角爲民徵爲事右廂是動作之方而佩徵角事則須作而成民則供上役使故可勞而在右也云君也物也宜逸者案樂記云宮爲君羽爲物今宮羽在左是無事之方君宜靜而無爲物宜積聚故在於左所以逸也 注 路門至之薺 正義曰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於此趨時歌采薺爲節云薺當爲楚薺之薺者案詩小雅有楚茨之篇此作薺字故讀爲楚茨之茨音同耳其義則異 注 登堂之樂節 正義曰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於行之時則歌肆夏之樂案爾雅釋宮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此對文耳

若揔而言之門內謂之行門外謂之趨鄭注樂師云行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其反入至於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尚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是也 注反行也宜圜 正義曰反行謂到行反而行假令從北嚮南或從南嚮北 注曲行也宜方 正義曰曲行謂屈曲而行假令從北嚮南行曲折而東嚮西嚮也 進則至鳴也 揖俯也若行前進則身恒小俯俛也 退則揚之者揚仰也卻退還行則身微仰也 然後玉鏘鳴也者若進俯退仰則然後佩離身而直行搖動佩自擊所以玉聲得鏘鏘而鳴也 注揖之至後也 正義曰見於前者謂佩嚮前垂而見之見於後者謂佩嚮後垂而見也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謂君子恒聞鸞和佩玉之正聲自由也是以非類邪辟之心無由入於身也 注鸞在衡和在式 正義曰鸞鳥在衡

和在式韓詩外傳文也若鄭康成之意此謂平常所乘之車也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馬鑣也故注秦詩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鄭於秦詩既巳明言故於毛詩傳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鄭不復易毛也又於商頌箋云鸞在鑣同毛氏之說亦不復具言以秦詩箋巳明言故也　君在至設佩謂世子出所處而與君同在一處則不敢佩玉玉以表德去之示己無德也　左結佩者佩亦玉佩既不佩玉而結左佩也鄭云結者結其綬不使鳴也賀云事佩綬且不鳴今云結綬使不鳴則猶在佩玉也　右設佩者結左邊玉佩而設右邊事佩事佩是木燧大觿之屬 注謂世至鳴也　正義曰知謂世子也者以臣之對君則恒佩玉故下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前文云然後玉鏘鳴也是臣之法朝君備儀盡飾當佩玉今云君在不佩玉故知非臣下云世子佩瑜玉是以知世子也云出所處而君在焉者以下文朝則結佩謂朝時明此君在非朝處也云去德佩者謂結玉佩不使鳴非謂全去也　而設事佩者大觿木燧

之屬也云辟德而示即事也者以辟德不敢當故去德佩而示有勞役之事以奉於上故設事佩也　朝則結佩朝結佩及設佩亦皆謂世子　齊則綪結佩此謂揔包凡應佩玉之人非唯世子綪結佩綪屈也謂結其綬而又屈上之也　而爵韠者謂士玄端齊故爵韋爲韠也而熊氏皇氏並謂諸侯以下皆以玄端齊而以爵韋爲韠同士禮以其齊故不用朱韠素韠也義或然也　佩玉有衝牙凡佩玉必上繫於衡下垂三道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縣於璜中央下端縣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爲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皇氏謂衝居中央牙是外畔兩邊之璜以衝牙爲二物若如皇氏說鄭何得云牙居中央以爲前後觸也

注　玉有至赤黃　正義曰玉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者玉色似山之玄而雜有文似水之蒼而雜有文故云文色所似但尊者玉色純公侯以下玉色漸雜而世子及士唯論玉質不明玉色則玉色不定也瑜是士之美者故世子佩之承上天子諸侯則世子天子諸

侯之子也然諸侯之世子雖佩瑜玉亦應降殺天子世子也瓀玟石次玉者賤故士佩之云純當爲緇者以經云玄組朱組皆是色則純亦是色也故讀純爲緇鄭讀純爲緇其例有異若經文絲帛義分明而色不見者即讀純爲緇媒氏云純帛不過伍兩以有帛字故純爲緇祭統云后夫人蠶事以供純服以其供蠶絲義分明故讀純爲緇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稱古用麻今用純則絲可知也以色不見故讀純爲緇若色見而絲不見則不破純字以純爲絲昏禮女次純衣注云純衣絲衣如此之類是也云綦文雜色也者顧命四人綦弁云綦青黑色鄭風縞衣綦巾注云綦蒼艾色是綦綦爲雜色又說文云綦蒼文是雜色也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孔子以象牙爲環廣五寸以綦組爲綬也所以然者失魯司寇故謙不復佩德佩及事佩示已無德事也佩象環者象牙有文理言已有文章也而爲環者示已文教所循環無窮也五寸法五行也言文教成人如五行成物也

童子之節

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

也童子未冠之稱也冠禮曰將冠者采衣紒也肆束及帶勤者有事

則收之走則擁之肆讀爲肄肄餘也餘束約紐之餘組也勤謂執勞辱之事也此

亦亂脫在是宜承無緦功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無緦服

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

先生從人而入皆爲幼少不備禮也雖不服緦猶免深衣無麻往給事也裘帛溫傷

壯氣也絇屨頭飾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童子之儀唯有肆束及帶一經鄭云爛脫㕍在其閒宜承上無緦

功之下今先釋之後論童子之事　肆束及帶者肆餘也

謂約束帶之餘組及帶之垂者若身充勤勞之事當有事

之時則收斂之爲其事之切迫身須趨走則擁抱之收謂斂持在手擁謂抱之於懷也　童子之節也者謂童稚之子未成人之禮節　緇布衣者謂用緇布爲衣尚質故也錦緣錦紳并紐者謂用錦爲緇布衣之緣又用錦爲紳帶并約帶之紐皆用錦也　錦束髮者以錦爲總而束髮也　皆朱錦也者言童子所用之錦皆用朱色之錦童子尚華示將成人有文德故皆用錦示一文一質之義也童子不裘不帛者爲大温傷壯氣也　不屨絇者絇屨之飾也未成人不盡飾爲節也　無緦服者童子唯當室與族人爲禮有恩相接之義故遂服本服之緦耳若不當室則情不能至緦故不服也　聽事不麻者鄭注云雖不服緦猶免深衣無麻往給事也然鄭意是言童子雖不緦猶著免深衣無絰以往給事緦喪使役也王云聽事不麻也庾謂此云無麻謂不當室也案問喪及鄭注之意皆以童子不當室則無免而此注云猶免者崔氏熊氏並云不當室而免者謂未成服而來也問喪云不當室不免者謂據成

服之後也　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者主人喪主也此童子來聽使若有事則使之若無事時在旁謂在主人之北南面而立　見先生從人而入者先生師也童子不能獨爲禮若往見師則隨成人而入也　注 雖不服緦猶免深衣　正義曰知猶免深衣者以經但云無緦服是但不著緦服耳猶同衫著深衣也知免者以問喪云免者不冠者之服故知未成服童子雖不當室初著免也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　謙也　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　祭者盛主人之饌也　客飱主人辭以疏　飱者美主人之食也疏之言麤也　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　敬主人也徹奥于序端　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　同事合居者也賓客則各徹其饌也　壹食之人

一人徹壹猶聚也爲赴事聚食也凡燕食婦人不徹婦人質不備禮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侍食及徹饌之節　侍食於先生及異爵者此謂凡成人禮異爵謂尊於己也　後祭先飯者此饌不爲己故後祭而先飯者示爲尊者嘗食也　客祭者盛主人之饌具故祭之主人辭曰不足祭也者凡主人於客悉皆然也祭是盛主人之饌也故主人致辭云疏食不足備禮也　客飱者若食竟作三飯飱也　主人辭以疏者疏麤也飱是已食飽飽猶食美故主人見客飱而致辭云麤食傷客不足致飽若欲使更食然也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者主人敬客則自置其醬則客宜報敬故自徹之曲禮曰主人親饋是也　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者謂同事而合居一室若賓客則各徹其饌今合居既無的賓主故必少者一人徹饌也　壹食之人一人徹者壹猶聚也謂暫爲赴事一聚共食共食竟則亦不人人徹亦推一人徹也　凡燕食婦人不徹者婦人質不備禮也緣

男子有徹義故明婦人禮也食棗桃李弗致于核恭也瓜祭上環食中弃所操上環頭甘也凡食果實者後君子陰陽所成非人事也火孰者先君子備火齊不得也有慶非君賜不賀唯君賜爲榮也有憂者此下絶亡非其句也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此補脫重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食果實及非君賜不賀之事謂其懷核不置於地也　瓜祭上環者食瓜亦祭先也環者橫斷形如環也斷則有上下環也上環是疐閒下環是脫華處也祭時取上環祭之也　食中者用上環將祭而食中也　棄所操者操謂手所持者棄之不食付切謂切瓜頭切去疐此庶人法也　凡食果實者後君子者果實是陰陽所成非關人事故不得先嘗也　火孰者先

君子者火孰和調是人之所爲恐和齊不備故先於君子而嘗之　有慶非君賜不賀者有慶謂或宗族親戚燕飲聚會雖吉不相賀不足爲榮故也唯受君之賜爲榮故相拜賀故云非君賜不賀也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 以其待已及饌非禮也　疏 正義曰凡客將食興辭而孔子不辭者必是季氏進食不合禮也不食肉而飧者凡禮食先食胾次食殽乃至肩至肩則飽乃飧孔子在季氏家食不食肉而仍爲飧者是季氏饌失禮故也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 敬君惠也 **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 謂卿大夫受賜於天子者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

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 致首於地據掌以左手覆案右手也 **酒肉之賜**

弗再拜輕也受重賜者拜受又拜於其室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慎於尊卑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受君賜之法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者謂受君賜賜至則拜至明日更乘服所賜往至君所又拜敬重君恩故也 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者此使臣雖受賜於王不敢即乘服當歸國獻其君君命與之則臣乃乘服耳若君未有命即不敢乘服也 君賜者明受君賜拜謝之法也 稽首者頭至地 據掌者據案也謂郤右手而覆左手案於右手之上也 致諸地者致至也謂頭及手俱至地左手案於右手之上至地也 酒肉之賜弗再拜者亦謂君賜也再猶重也酒肉輕但初賜至時則拜至明日不重往拜也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者凡於君子小人也不同日者慎尊卑之雜也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敬也

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膳美食也葷桃茢辟凶邪也大夫用葷桃士桃而已葷薑及辛菜也茢菼帚也造於膳宰既致命而授之葷或作焄大夫不親拜為君之荅已也不敢變動至尊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臣獻君之物及致膳於尊者之義 凡獻於君者凡於大夫士也謂大夫士有食獻君法也 大夫使宰者大夫尊恐君拜已之獻故不自往而使已膳宰往獻也 士親者以士賤不嫌君拜故身自親送也 皆再拜稽首送之者雖大夫使人初於家亦自拜送而宰將命及士自送至於君門付小臣之時宰及士皆再拜而送之也 膳於君有葷桃茢者美食曰膳謂天子諸侯之臣獻孰食於君法也恐邪氣干犯故用辟凶邪之物覆之葷謂薑之屬也桃桃枝也茢菼帚也 於大夫去茢者謂大夫之臣以食獻大夫

降於正君除去茢餘有葷與桃也　於士去葷者謂士之
臣吏以食獻士也又去葷唯餘桃耳　皆造於膳宰者皆
皆於君大夫士也造至也膳宰主飲食官也獻孰食者操
醬齊以致命致命竟而以所獻之食悉付主人之食官也

大夫不親拜爲君之答已也者解大夫所以不
自獻義也自獻則屈動君拜答已也故不親也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 小臣受大
夫之拜復以入告
大夫拜便辟也

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 異於君惠也拜受又就拜
於其家是所謂再拜也

敵者不在拜於其室 謂來賜時不見也
見則不復往也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 此謂獻辭也少儀曰君將適他
臣若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

馬貧於有司是其類也

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 承受也士有慶事不聽大夫親來賀已不敢變動尊也 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事統於尊

疏 大夫拜賜而退者大夫往拜至於門外告君之小臣小臣受其辭入以白君小臣亦入大夫乃拜之拜竟則退不待白報恐君召進荅已故也 士待諾而退者君不拜士士故於外拜拜竟又待小臣傳君之報諾出以退 又拜者小臣傳君諾出則士又拜君之諾報也 弗荅拜者謂君不荅士拜也 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者初亦即拜受又往彼家拜也 衣服弗服以拜者得君賜服服以拜大夫輕故不服其所賜而往拜之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尊卑受賜拜謝之禮各隨文解之

注 拜受至於也

正義曰所謂再拜也者前云酒肉之賜弗再拜此非酒肉

賜故再拜也　敵者不在拜於其室　其室獻者之家也敵者相獻若當時主人在則主人拜受不復往彼家拜也若獻時主人不在所留物置家主人還必往彼家拜謝獻也若朋友則論語云朋友之饋非祭肉雖車馬不拜也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者　凡謂賤者也謂臣有獻於君士有獻於大夫也不敢以聞者謂有物以獻尊者其辭不敢云獻聞於尊者但當云致馬資於有司及贈從者之屬也　注此謂至類也　正義曰引少儀者證不敢聞也他他國也君或朝天子或往朝諸侯若臣有金玉貨貝物獻君當但云致馬資於有司不敢言獻君也言君尊恒足應無所乏故也　士於大夫不承賀者承受也不受賀者謂士有慶事不聽大夫親來賀已不敢變動尊者故也　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者尊相近故受也　禮不盛服不充　禮盛者服充大事不崇曲敬　故大喪不裼乘路車不式　謂祭天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

大裘而冕乘玉路或曰乘兵車不式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禮盛者不崇小敬禮不盛服不充者充猶襲也服襲是充美於內唯盛禮乃然也故聘及執玉龜皆襲是爲盛禮故也故大裘不裼者證禮盛服充時也郊禮盛服大裘則無別衣裼之是不見美也乘路車不式者路車謂王路郊天車也不式謂乘車從門閭過不式亦是禮盛不爲曲敬之例也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至敬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不可以憂父母也易方爲其不信已所處也復反也

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言非至孝也癠病也王季有疾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

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孝子
見親之器物哀惻不忍用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子事
圈屈木所爲謂卮匜之屬・疏親之禮 父命呼者父
召子也命謂遣人呼非謂自喚也亦云爲父命所呼也
唯而不諾者應之以唯而不稱諾唯恭於諾也 手執業
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者急趨父命故投業吐食也 走
而不趨者趨疾趨也但急走往而不暇疾趨也 親老出
不易方者方常也若啓往甲則不得往乙也若見不見則
老人易憂愁也 復不過時者復還也假旦啓云日中還
不得過中謂若屢易方親忽須見之則不復信已得往常
處也此云老者若親未老子出或苟有礙則亦許易方過
期也而論語云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亦當謂老者耳
親癠者癠病也謂父母病也 色容不盛者謂親之病孝
子當憂愁危懼行不能正履也今親病唯色容不充盛而
已不能顛頓憂愁危懼此乃是孝子疏簡之節言孝心不

篤也 父没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者凡孝子之情父没之後而不忍讀父之書謂其書有父平生所持手之潤澤存在焉故不忍讀也 母没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者言孝子母没之後母之杯圈不忍用之飲焉謂母平生口飲潤澤之氣存在焉故不忍用之經云不能者謂不能忍爲此事書是男子之所有故父言書杯圈是婦人所用故母言杯圈也

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 此謂兩君相見也棖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大夫介士介鴈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

賓入不中門不履閾 辟尊者所從也此謂聘客也閾門限

公事自闑西 聘享也

私事自闑東 覿面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兩君朝聘卿大夫入門之儀各依文解之 君入門者此一經明

朝法也入門謂入大門也君必中門　介拂闑者介謂上介稍近君故拂闑　大夫中棖與闑之閒者大夫之介微遠於闑故當棖與闑之閒　士介拂棖者士介卑去闑遠故拂棖闑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棖謂門之兩旁長木所謂門楔也介者副也 注 此謂至亦然　正義曰以經云君入門故知兩君相見也云鴈行於後示不相沿也者鴈行參差節級崔氏皇氏並云君必中門者謂當棖闑之中主君在闑東賓在闑西主君上擯在君之後稍近西而拂闑賓之上介在賓之後稍近東而拂闑大夫擯介各當君後在棖闑之中央義或當然今依用之　賓入不中門不履閾者　前經明朝此經明聘賓入者賓謂聘賓也不中門謂不當闑西棖闑之中央也而稍東近闑也　不履閾者閾門限足不履踐門限之上以言賓入不中門故注云謂聘客也　公事自闑西者謂行聘享之禮聘享是奉君命而行故謂之公事自闑西用賓禮也　私事自闑東者謂私覿私面非行君命故謂之私事自闑東者從臣禮示

將爲主君之臣也君與尸行接武尊者尚徐蹈半迹大夫繼武迹相及也士中武迹間容迹徐趨皆用是君大夫士之徐行也皆如與尸行之節也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疾趨謂直行也疏數自若發謂起屨也移之言靡迆也毋移欲其直且正欲或爲數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席上亦然尊處亦尚徐也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此疾趨也端直也頤或爲霤也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著徐趨之事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行步徐趨疾趨之儀君與尸行接武者明貴賤與尸行步廣

狹不同也君天子諸侯也武迹也接武者二足相躡每蹈於半未得各自成迹故云接武也尊者舒遲故君及尸並步遲狹　大夫繼武者謂大夫與其尸行時繼武者謂兩足迹相接繼也大夫漸卑故與尸行步稍廣速也　士中武者謂士與其尸行也中猶閒也每徙足閒容一足地乃躡之也士極卑故及尸行步極廣也　徐趨皆用是者徐趨皆遲行也皆皆於君大夫士也是此也言皆用此與尸行步之節　疾趨則欲發者疾趨謂他事行禮須直身速行時也發起也既無所執持而欲屨頭恒起無復繼接之異其迹或䟽或數自若尋常故注云䟽數自若貴賤同然也　而手足毋移者移謂靡迆也搖動也雖屨恒欲起而手足猶宜直正不得邪低靡迆搖動也　圈豚行者此釋上徐趨之形也圈轉也豚循也言徐趨法曳轉足循地而行也　不舉足者謂足不離地　齊如流者齊裳下緝也足既不舉身又俯折則裳下委地曳足如水流狀也　席上亦然者然如是也言在席上未坐其行之時亦如是圈豚行

齊如流也　端行頤霤如矢者此一經覆上疾趨之節也端行謂直身而行也頤霤者行既疾身乃小折而頭直俯臨前頤如屋霤之垂也　如矢者矢箭也身趨前進不邪如箭也　弁行者弁急也既是疾趨宜急行也　剡剡起屨者剡剡身起貌也急行欲速而身屨恒起也　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者此一經論徐趨之事言執龜玉之時有此徐趨也　舉前曳踵者踵謂足後跟也謂將行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蹜蹜如也言舉足狹數蹜蹜如也

凡行容惕惕 惕惕直疾貌也凡行謂道路也 **廟中齊齊** 恭慤貌也 **朝廷濟濟翔翔** 莊敬貌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道路廟中朝廷行步之法　凡行容惕惕者惕惕直而疾貌也道路雖速疾又不忘於直故其容直而疾也　廟中齊齊者齊齊自收持嚴正之貌也以對神不敢舒散故貌恭慤齊齊然朝廷濟濟翔翔者濟濟有威儀矜莊也翔翔行而張拱

也並朝廷所須也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謙愨貌也遬猶蹙蹙也足容重舉欲遲也手容恭高且正也目容端不睇視也口容止不妄動也聲容靜不噦欬也頭容直不傾顉也氣容肅似不息也立容德如有予也色容莊勃如戰色坐如尸尸居神位敬慎也燕居告溫溫告謂教使也詩云溫溫恭人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子動止之儀手足口目之即也　君子之容舒遲者舒遲閑雅也　見所尊者齊遬者君子雖尋常舒遲若見所尊之人則齊遬齊謂齊齊也遬謂蹙蹙言自斂持迫促不敢自寬奢故注云謙愨貌也是齊遬爲謙敬之貌皇氏云齊謂裳下緝遬謂蹙蹙斂見所尊之人自附下身裳下蹙斂則齊蹙是裳之體注何得云謙愨貌也

皇氏說非也　目容端者目宜端正不邪睇而視之　立容德者德得也立則磬折如人授物與己己受得之形也賀云德有所施與之名也立時身形小俯嚮前如授物與人時也故注云如有予也會前兩注也　色容莊者欲嘗矜莊勃如戰色不乍變動也　燕居告溫溫者燕居謂私燕所居也色尚和善教人使人之時唯須溫溫不欲嚴慄

注 詩云溫溫恭人　正義曰此詩小雅小宛之篇刺幽王之詩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如覩其人在此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祭之時也凡祭謂諸祭也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容貌恭敬顏色溫和如似見所祭之人謂祭如在也

喪容纍纍 羸憊貌也

色容顛顛 憂思貌也

視容瞿瞿梅梅 不審貌也

言容繭繭 聲氣微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居喪容貌言語瞻視之儀　喪容纍纍者謂容貌

瘦瘠纍纍然色容顛顛者顏色憂思顛顛然不舒暢也視容瞿瞿梅梅者瞿瞿驚遽之貌梅梅猶微微謂微昧也孝子在喪所視不審故瞿瞿梅梅然言容繭繭者繭繭猶緜緜聲氣微細繭繭然

戎容暨暨果毅貌也言容詻詻教令嚴也色容厲肅儀形貌也視容清明察於事也立容辨卑毋讇辨讀爲貶自貶卑謂磬折也讇爲傾身以有下也頭頸必中頭容直山立不動搖也時行時而後行也詩云威儀孔時盛氣顛實揚休顛讀爲闐揚讀爲陽聲之誤也盛身中之氣使之闐滿其息若陽氣之休物也玉色正不變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戎容之體暨暨果毅剛強之貌言容詻詻者謂教令嚴猛也軍旅行教令宜嚴猛也色容厲肅者厲嚴也肅威也軍中顏色尚威嚴也

以義斷割使義形貌故嚴威也　視容清明者謂瞻視之容須清察明審　立容辨甲者謂在軍中立之形容當貶損甲退磬折恭敬不得驕敖忽略士卒　毋謟者軍中尚威武雖自貶退當有威可畏無得過爲謟曲以屈下於人頭頸必中者頭容直不低廻也　山立者若住立則嶷如山之固不揺動也樂記云揔干而山立不動揺也　時行者觀時而行也　盛氣顛實揚休者顛塞也實滿也揚陽也休養也言軍士宜怒其氣塞滿身中使氣息出外咆勃如盛陽之氣生養萬物也　玉色者軍尚嚴肅故色不變動常使如玉也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謙自別於人而已　伯曰天子之力臣伯上公九命分陝者　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

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邊邑謂九州之外大國之君自稱曰寡人擯者曰寡君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擯者之辭主謂見於他國君下大夫自名於他國君曰外臣某公子曰臣孽孽當爲枿聲之誤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士臣於大夫者曰私人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

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 謂聘也大聘使上大夫小聘使下大夫公士爲賓謂作介也往之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至士自稱及擯者傳辭之法也各隨文解之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者案曲禮下云天子曰余一人予余不同者鄭注曲禮云余予古今字耳蓋古稱予今稱余其義同此云自稱曲禮注云擯者辭則天子與臣下言及遣擯者接諸侯皆稱予一人言我於天下之內但秖是一人而已自謙退言與餘人無異若臣下稱一人則謂率土之內唯有此一人尊之也 伯曰天子之力臣案曲禮云天子之吏不同者此謂自稱謂身自稱於諸侯也言己是天子運力之臣曲禮所云謂二伯擯於天子曰天子之吏鄭注曲禮云擯者辭以此不同也皇氏云所以不同者殷周之異不顧經文謬爲異說其義非也 諸侯至曰孤 明諸侯自稱之號 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者謂諸侯身對天子自稱辭故上文揔以自稱冠

之若諸侯上介致辭於天子之擯者亦當然也其天子之擯告天子則曰臣某侯某故曲禮云諸侯之於天子曰臣某侯某鄭注曲禮謂畱夫承命告天子辭也　其在邊邑曰某屛之臣某者謂在九州之外邊鄙之邑自稱於天子云某屛之臣某若使上介告天子之擯亦當然其天子之擯告天子則曰臣某子某某男某故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云入天子之國曰子男者亦曰男是也此與曲禮不同者亦以自稱及擯者不同皇氏皆以爲殷周之異其義非也　其於敵以下曰寡人者謂諸侯於敵以下自稱寡人言以下通及民也故曲禮云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是也　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者此謂夷狄子男之君自稱及介傳命云某土之孤某故云小國之君曰孤擯者告天子亦應云某孤云擯者亦曰孤其在國自稱亦曰孤故曲禮云庶方小侯於外曰子自稱曰孤是也　注大國至寡君　正義曰案春秋大夫出使之時稱己君爲寡君則知爲君擯者稱己君爲寡君也　上

大至之適　正義曰此一節明上下大夫世子在己國及出使往他國稱謂之異　上大夫曰下臣者上大夫卿也自於己君之前稱曰下臣君前臣名稱下臣某也　擯者曰寡君之老者謂此上大夫出使他國在於賓館主國致禮上大夫設擯禮待之此擯者稱大夫爲寡君之老雖以擯爲文其實謂介接主君之時辭亦當然擯介通也　下大夫自名者謂對己君稱名而已不敢稱下臣卑遠於卿也　擯者曰寡大夫者謂下大夫出使設擯者以待主國此擯者稱下大夫云寡大夫不敢稱寡君之老　世子自名者謂對己國之君稱名　擯者曰寡君之適謂對他國之辭　注擯者至臣某　正義曰擯者之辭主謂見他國君則是出使之臣在客曰介當云介而云擯者謂出使他國在於賓館主國致禮己爲主人故稱擯也且擯介散文則通也云下大夫自名於他國君曰外臣某者如鄭此言則下大夫自名謂對己君也則經云上大夫曰下臣亦對己君也故熊氏以爲皆對己君而皇氏云對他國君違鄭

注意其義非也　公子曰臣孽稱臣謂對己君也若對他國當云外臣注從枿者枿是樹生之餘故盤庚云若顛木之有由蘖是也　士曰至外私　遽是促遽士位卑給車馬役使故稱傳遽亦謂對己君也皇氏以爲對他國君其義亦通　於大夫曰外私者凡大夫家臣稱私此士旣不與大夫爲臣故對大夫稱曰外私　注士臣於大夫者曰私人　正義曰此下文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故知大夫之臣曰私人也　大夫至稱名　大夫私事使者謂非正聘之禮謂以君之私事而出使　私人擯則稱名者謂以己之屬臣爲擯相雖是上大夫及下大夫擯者則皆稱大夫之名以其非公事正聘故降而稱名也　注若魯至之類　正義曰案成二年晉及魯衛伐齊使齊人歸魯汶陽之田至成八年齊人服晉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云之類者若乞師告糴故云之類　公士至賓也　前經明大夫以君之私事出使此經明大夫以國之公事　出聘及私問也　公士擯者謂正聘之時則

用公家之士爲擯不用私人也　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者若小聘使下大夫擯者則稱下大夫曰寡大夫若大聘使上大夫擯者則稱上大夫曰寡君之老　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者覆明上正聘使公士爲擯之事往謂之適也言大夫正聘者有所往之適之時必與公士爲賓介也言使公士作介也 注 大聘至大夫　正義曰案聘禮及竟張旜周禮孤卿建旜故知大聘使卿聘禮又云小聘曰問其禮如爲介案大聘大夫爲上介今云如其爲介故知小聘是大夫也

禮記正義卷第四十

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頴達等奉

勑撰

明堂位第十四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明堂者以其記諸侯朝周公於明堂之時所陳列之位也在國之陽其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於别録屬明堂陰陽案異義今戴禮說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廱明堂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户八牖其宫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講學大

夫淳于登説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宫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大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古周禮孝經説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明堂以昭事上帝許君謹案今禮古禮各以義説無明文以知之鄭駮之云戴禮所云雖出盛德篇云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説者蓋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室淳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宫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大微在辰爲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於丙乙由此爲之如鄭此言用淳于登之説此别録所云依孝工記之文然先代諸儒各爲所説不一故蔡邕明堂月

令章句明堂者天子大廟所以祭祀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言取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正室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圜水則曰辟廱雖名別而實同鄭必以為各異者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大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路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射在於廟而張三侯又辟廱在內人物衆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如準之所論是鄭不同之意然考工記明堂南北七筵每室二筵則南北三室居六筵室外南北唯有一筵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旣殯在路寢室外

得容殯者路寢雖制似明堂其飾不敢踰廟其實寬大矣故多士傳云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内五分其内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是其闊得容殯也或可殯在中央土室之前近西在金室之東不必要在堂簷之下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辟王也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天子周公也負之言背也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户牖之間周公於前立焉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

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朝之禮不於此周公權用之也朝位之上上近主位尊也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二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也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爲蔽塞者新君即位則乃朝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儀及諸侯夷狄所立之處各依文解之

【注】周公至王也 正義曰周公攝王位者攝代也以成王年幼周公代之居位故云攝王位然周公攝位而死稱薨不云崩魯隱公攝諸侯之位而稱薨同正諸侯者鄭箴膏肓云周公歸政就臣位乃死何得記崩隱公見死於君位不稱薨云何又玄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云不於宗廟辟王也者案覲禮諸侯受次于廟門外是覲在廟 今在明堂故云辟王謂辟成王也

【注】天子至立焉 正義曰以周公朝諸侯居天子位故云天子周公也故大誥云王若曰鄭云王謂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也王肅以爲稱成王命故稱王與鄭異也王肅以家語之文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用衛宏之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與王肅異也云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户牖之間者釋宮云牖户之間謂之扆今云斧依故知爲斧文屏風於户牖間皇氏云在

明堂中央大室户牖閒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此以下一經明朝位之法周公巳居天子位餘有二公而云二公者舉國本數言之中階者南面三階故稱中　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者侯對伯爲尊故在阼階阼階近主位也案諸伯以下皆云之國此云位者以三公既云中階之前不云位諸侯在諸國之上特舉位言之明以下皆朝位也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者皇氏云在東門外之南故北上　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者皇氏云在南門外之西故東上　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者皇氏云在西門外之北故南上　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者皇氏云在北門外之東今案經云東上則宜在北門外之西故東上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皇氏云在應門外之西此是九州之牧謂之采者以采取當州美物而貢天子故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注云取其美物以當穀稅采亦是事言各掌其當州諸侯之事即此注云牧居外而糾察之是也　四塞世告至者此謂九州之外

夷鎮蕃三服夷狄爲四方蕃塞每世一來朝告至或新王即位而來朝或已君初即位故云世告至也 注 朝位至一見 正義曰上近主位尊也者三公則東上侯尊於伯故在東子尊於男亦在東是上近主位尊也云正門謂之應門者以明堂更無重門非路門外之應門以爾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李巡云宮中南嚮大門應門也應是當也以當朝正門故謂之應門但天子宮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耳云二伯帥諸侯而入者案顧命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是也云牧居外而糾察之也者伯既領之入應門故牧居應門外糾察諸侯後入不如儀者引周禮侯服歲一見以下是大行人文也引之者證夷狄世一見則經之四塞世告至是也其夷狄之名此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案職方云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爾雅釋地文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不同者爾雅釋地所云謂殷代此明堂周公朝諸侯

及職方並謂周禮但戎狄之數五六不同故鄭志趙商問曰職方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注云周之所服國數明堂云朝位服事之國數夷九蠻八戎六狄五禮文事異不達其數故鄭荅云職方四夷謂四方夷狄也九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六或五兩文異爾雅雖有與同皆數爾無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也如鄭此言夷狄之名既無別國顯其名數或六或五不可知也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朝於此所以正儀辨等也 疏 正義曰所以朝諸侯於明堂者欲顯明諸侯之尊卑故就尊嚴之處以朝之 注 朝於至等也 正義曰解周公所以朝侯在此明堂之意云正儀辨等者大司馬職文彼云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鄭略言之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 以人肉爲薦羞惡之甚也 是以周公相武

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踐猶履也頒讀爲班度謂丈尺高卑廣狹也量謂豆區斗斛筐筥所容受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致政以王事歸授之王功曰勳事功曰勞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周公有勳勞之事以殷紂亂天下周公相武王而伐之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攝之有大勳勞於天下所以封周公於魯行天子之禮樂及四代服器

脯鬼侯者周本紀作九侯故庾氏云史記本紀云九侯有女入於紂九侯女不好淫紂怒殺之九與鬼聲相近故有不同也　武王崩成王幼弱者家語云武王崩成王年

十三鄭康成則以爲武王崩成王年十歲是幼弱也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者周公攝政三年天下太平六年而始制禮作樂者書傳云周公將制禮作樂優游三年而不能作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則爲人子不能揚父之功烈德澤然後營洛邑以期天下之心於是四方民大和會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而況導之以禮樂乎其度量六年則頒故鄭注尚書康王之誥云攝政六年頒度量制其禮樂成王即位乃始用之故洛誥云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是攝政七年冬也鄭云猶用殷禮者至成王即位乃用周禮是也其周公制禮攝政孔鄭不同孔以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至明年攝政管叔等流言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時成王年十四即位攝政之元年周公東征管蔡後二年克之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除往年時成王年十六攝政之三年也故詩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攝政七年營洛邑封康叔而致政時成王年

二十故孔注洛誥以時成王年二十是也鄭則以爲武王崩成王年十歲周書以武王十二月崩至成王年十二十二月喪畢成王將即位稱己小求攝周公將代之管蔡等流言周公懼之辟居東都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等流言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既喪謂喪服除辟謂辟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明年成王盡執拘周公屬黨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罪人謂周公屬黨也時成王年十四至明年秋大熟有雷風之異故鄭注金縢云秋大熟謂二年之後明年秋迎周公而反反則居攝之元年時成王年十五書傳所謂一年救亂明年誅武庚管蔡等書傳所謂二年克殷明年自奄而還書傳所謂三年踐奄四年封康叔書傳所謂四年建侯衛時成王年十八也故康誥云孟侯書傳云天子大子十八稱孟侯明年營洛邑故書傳云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時成王年二十一明年乃即政時年二十二也禮既是鄭學故具詳焉

注 致政至曰勞　正義曰

致政以王事歸授之者案洛誥云朕復子明辟是以王事歸授之也云王功曰勳事功曰勞者是司勳職文彼注云王功輔成王業若周公也事功曰勞者注云以勞定國若禹也周公則勳勞兼有也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革車兵車也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同之於周尊之也魯公謂伯禽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

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大路殷之祭天車也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韣天子之旌旗畫日月帝謂著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

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周公曰大廟魯公曰世室羣公稱宮白牡殷牲也尊酒器也犧尊以沙羽爲畫飾象骨飾之鬱鬯之器也黃彝也灌酌鬱尊以獻也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爲柄是謂圭瓚籩豆屬也以竹爲之雕刻飾其直者也爵君所進於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爲之飾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梡始有四足也嶡爲之距清廟周頌也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周禮昧師掌教昧樂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廣大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

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副首飾也今之步摇是也詩云副笄六珈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禕王后之上服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賛佐也命婦於内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祭祀世婦以下佐夫人揚擧也大刑重罪也天下大服知周公之德宜饗此也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不言春祠魯在東方王東巡守以春或闕之省讀爲獮獮秋田名也春田祭社秋田祀祊大蜡歲十二月索鬼神而祭之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皐之言高也詩云乃立皐門皐門有伉乃立應

門應門將將

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眾

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山節刻欂盧爲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爲藻文也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刮摩也鄉牖屬謂夾戶窻也每室八窻爲四達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爲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于兩楹之閒崇高也康讀爲亢龍之亢又爲高坫亢所受圭奠于上焉屏謂之樹今浮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鸞有鸞和也鉤有曲輿者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

也今謂之桑根車也春秋傳曰大路素纛或爲欒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四者旌旗之屬也綏當爲緌讀如冠蕤之蕤有虞氏當言緌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緌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書云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周禮王建大旂以賓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即戎建大麾以田也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順正色也白馬黑鬣曰駱殷黑首爲純白凶也騂剛赤色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泰用瓦著著地無足爵夏

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斝畫禾稼也詩曰洗爵奠斝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夷讀爲彝周禮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龍龍頭也疏通刻其頭蒲合蒲如鳧頭也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蕢當爲凷聲之誤也籥如笛三孔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今有姓伊耆氏者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拊搏以韋爲之充之以糠形如小鼓揩擊謂柷敔皆所以節樂者也四代虞夏殷周也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

公之廟武世室也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毁之名也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也名敖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庠序亦學也庠之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也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今藏粢盛之委焉序次序王事也瞽宗樂師瞽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於此祭之頖之言班也於以班政教也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崇貫封父皆國名文王伐崇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大璜夏后氏之璜春秋傳曰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越國名也棘戟也春秋傳曰子都拔棘夏后氏之

鼓足殷楹鼓周縣鼓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簨虡也殷頌曰植我鼗鼓周頌曰應朄縣鼓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垂堯之共工也女媧三皇承宓羲者叔未聞也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笙簧笙中之簧也世本作曰垂作鐘無句作磬女媧作笙簧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簨虡所以縣鐘磬也橫曰簨飾之以鱗屬植曰虡飾之以臝屬羽屬簨以大版為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為重牙以挂縣紘也周又畫繒為翣戴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之角上飾彌多也周頌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俎有虞

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梡斷木爲四足而巳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撓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爲禿楬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巳韍或作黻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氣主盛也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此皆

其時之用耳言尚也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百者記時冬官亡矣昏義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蓋謂夏時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也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綏亦旌旗之綏也夏綢其杠以練爲之旒殷又刻繒爲重牙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爲飾也此旌旗及翣皆喪葬之飾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翣旌從遣車翣夾柩路左右前後天子八翣皆戴璧垂羽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亦用此焉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纁白縿素升龍於縿練旒九凡

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王禮天子之禮也傳傳世也資取也此蓋盛周公之德耳春秋時魯三君弒又士之有誄由莊公始婦人髽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弒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資或爲飲

疏 正義曰自此以下皆爲周公有勳勞之事故成王特賜魯家用天子之禮兼四代服器各隨文解之

注 曲阜至綠縢 正義曰云曲阜魯地者案費誓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又案定四年左傳封於少皡之虛臣瓚注漢書云魯城內有曲阜逶迤長八九里云加魯以四等之附庸者魯受上公五百里之封又加四等附庸四

等謂侯伯子男也案大司徒注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捴爲二十四同同謂百里也既受五百里之封五五二十五爲二十五同又加二十四同故云積四十九開方計之得七百里云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者案左傳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案論語千乘之賦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諸侯之地三百里而下未成國也公則五百里侯四百里計地餘有千乘故謂之成國引詩魯頌以下者詩頌閟宫文也引之者證魯廣開土宇兵車千乘之事云朱英緑縢者言以朱爲英飾以緑爲縢約也 注 同之至伯禽 正義曰同之於周者謂同此周公於周之天子云魯公謂伯禽者尚書費誓云魯侯伯禽宅曲阜時伯禽歸魯周公不之魯故公羊文十三年傳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言若周公之魯恐天下歸心於魯故不之魯使天下一心以事周 注 孟

春至不祭　正義曰知孟春是建子之月者以下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若是夏之季夏非禘祭之月卽是周之季夏明此孟春亦周之孟春又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故知此孟春是建子之月也云魯之始郊日以至者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既破周爲魯故云魯郊日以至云大路殷之祭天車也者以下文云大路殷路知祭天車者以祭天尚質器用陶匏大路一就故知是祭天所用也以尊敬周公故用先代殷禮牲用白牡車乘殷路云弧旌旗所以張幅也者弧以竹爲之其形爲弓以張縿之幅故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注云弧以張縿之幅云其衣曰韣者謂此弓之衣謂之爲韣云天子之旌旗畫日月者周禮日月爲常又云王建大常此云日月之章與天子同也云帝謂蒼帝靈威仰者鄭恐是昊天上帝故明之云靈威仰也知非昊天上帝者以其配后稷后稷唯配靈威仰不配昊天上帝也鄭以此經唯云配以后稷故知昊天上帝魯不祭也　季夏至下也　正義

曰此一節明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文物具備之儀　牲用白牡者白牡殷牲尊敬周公不可用己代之牲故用白牡
尊用犧象山罍者魯得用天子之尊也犧犧尊也周禮春夏之祭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以盛醴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象象尊也周禮春夏之祭堂上薦朝事竟尸入室饋食時用以盛盎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山罍謂夏后氏之尊天子於追享朝享之祭再獻所用今褒崇周公於禘祭之時亦雜用山尊但不知何節所用　鬱尊用黃目者鬱謂鬱鬯酒黃目嘗烝所用今尊崇周公故於夏禘用之　灌用玉瓚大圭者灌謂酌鬱鬯獻尸求神也酌之所用　玉瓚以玉飾瓚故曰玉瓚也以大圭爲瓚柄故曰大圭也　薦用玉豆者薦謂祭時所薦菹醢之屬也以玉飾豆故曰玉豆下云殷玉豆是也　雕篹者篹籩也以竹爲之形似筥亦薦時用也雕鏤其柄故曰雕篹也
爵用玉琖仍雕者爵君酌酒獻尸杯也琖夏后氏之爵名也以玉飾之故曰玉琖仍因也因用爵形而爲之飾故曰

仍雕　加以斝散斝角者加謂尸入室饋食竟主人酌醴齊酳尸名爲朝獻朝獻竟而夫人酌盎齊亞獻名爲再獻又名爲加于時薦加豆籩也此再獻之時夫人用斝角内宰所謂瑶爵也其斝散者夫人再獻訖諸侯爲賓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後揔而言之亦得稱加故此揔云加以斝散斝角先散後角便文也　俎用梡嶡者梡嶡兩代俎也虞俎名梡梡形四足如案禮圖云梡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諸臣加雲氣天子犧飾之夏俎名嶡嶡亦如梡而横柱四足中央如距也賀云直有脚曰梡加脚中央横木曰嶡　升歌清廟者升升堂也清廟周頌文王詩也升樂工於廟堂而歌清廟詩也　下管象者下堂下也管匏竹在堂下故云下管也象謂象武詩也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故云下管象也　朱干玉戚者干盾也戚斧也赤盾而玉飾斧也　冕而舞大武者冕衮冕也大武武王樂也王著衮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也　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者皮弁三王之服也

裼見美也大夏夏禹之樂也王又服皮弁裼而舞夏后氏之樂也六冕是周制故用冕而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皮弁舞夏樂也而周樂是武武質故不裼夏家樂文文故裼也若諸侯之祭各服所祭之冕而舞故祭統云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揔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知用冕服舞也　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者周公德廣非唯用四代之樂亦爲蠻夷所歸故賜奏蠻夷之樂於庭也唯言夷蠻則戎狄從可知也又一通云正樂既不得六代故蠻夷則唯與二方也白虎通云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樂曰味味昧也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也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樂曰禁言萬物禁藏樂持干舞助時藏也又曰唯制夷狄樂聖王也先王推行道德和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制夷狄樂何不制夷禮禮者身當履而行之夷狄不能行禮也此東曰昧西曰株離與白虎通正相反者以春秋二方俱

有昧株離之義故白虎通及此各舉其一白虎通云朝離則株離也鉤命決亦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與此同　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者皆於大廟奏之　言廣魯於天下也者廣魯欲使如天子示於天下故云廣魯於天下也　注季夏至大也　正義曰羣公稱宮此公羊文十三年傳曰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世不毀也左氏經以爲大室屋壞服氏云大廟之室與公羊及鄭違今所不取云犧尊以沙羽爲畫飾者鄭志張逸問曰明堂注犧尊以沙羽爲畫飾前問曰犧讀如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爲沙荅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又鄭注司尊彝云山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鄭司農注周禮司尊彝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王注禮器云爲犧牛及象之形鑿其背以爲尊故謂之犧象阮諶禮圖云犧尊畫以牛形云篡巷籩屬也以竹爲之雕刻飾其直者也知篡巷爲

籩屬者與豆連文故知籩屬以字從竹故知以竹爲之直
柄也簨既用竹不可刻飾今云雕其直者是刻其柄也云
仍因也者釋詁文也云加加爵也者以其非正獻故謂之
加云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者鄭恐散角以璧爲之故云
以璧飾其口內字謂之瑤爵此處謂之璧角者瑤是玉名
爵是揔號璧是玉之形制角是爵之所受之名異其實一
物也云梡始有四足也者以虞氏尚質未有餘飾故知始
有四足云嶡爲之距者以夏世漸文故知以横木距於足
中云清廟周頌也者以文王有清明之德祭之於廟而作
頌也云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者案詩維清奏象舞襄
二十九年見舞象箾南籥知非文王樂必以爲大武武王
樂者以經云升歌清廟下管象以父詩在上子詩在下故
知爲武王樂也以管播之謂吹管播散詩之聲也云大武
周舞也者上云下管象謂吹大武詩此云舞大武謂爲大
武之舞云大夏夏舞也者以大夏是禹樂故爲夏舞引周
禮昧師者證經之昧樂引詩以雅以南者證經之南夷之

樂任即南也則此詩小雅鼓鐘之詩鄭云雅萬舞也萬也
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武故謂萬舞
爲雅　君卷至大服　正義曰前經明祀周公所用器物
此經明祀周公之時君與夫人卿大夫命婦行禮之儀
夫人副褘立于房中者尸初入之時君待之於阼階夫人
立於東房中魯之大廟如天子明堂得立房中者房則東
南之室也揔稱房耳皇氏云祭姜嫄之廟故有房案此文
承上禘祀周公之下下云天下大服鄭注知周公之德宜
饗此也則是祀周公於大廟而云姜嫄廟非辭也　迎牲
于門者謂祼鬯之後牲入之時迎於門　夫人薦豆籩者謂
朝踐及饋孰并酳尸之時薦豆籩也　卿大夫贊君者贊
助也卿大夫助君謂初迎牲幣告及終祭以來之屬也
命婦贊夫人者命婦於內則世婦以下於外則卿大夫妻
並助夫人薦豆籩及祭事之屬也　各揚其職百官廢職
服大刑者當祭之時命百官各揚舉其職事如有廢職不
供服之以大刑　而天下大服者以祭周公文物備具禮

儀整肅百官供命而天下大服明周公之德宜合如此

注 副首至此也　正義曰經云副禕副是首飾以其覆被頭首漢之步摇亦覆首故云今之步摇引詩副笄六珈者詩鄘風刺衛宣姜之詩也言宣姜首著副珈而又以笄六王加於副上引周禮追師者證副者是王后首服言追師掌爲副以供后之首服云禕王后之上服者案周禮云禕衣揄翟闕翟等皆是后之所服但禕衣則是王后服之上者云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者此經夫人副禕是魯得服之王者之後得行先代天子禮樂是王者之後夫人得服之云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者言其餘諸侯夫人不得服禕衣也云命婦於内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者案喪服傳云命婦者婦人之爲大夫妻世婦與大夫位同故知内則世婦也不云女御及士妻者以經云卿大夫贊君士賤略而不言明士妻及女御亦略之　是故至祭也　正義曰此一經明魯得祭之事　注 不言至祀祊

正義曰云魯在東方者朝恒用春當朝之年以朝闕祭

云王東巡守以春者鄭既明朝時闕春祭又明王巡守之時魯亦闕春祭巡守在於二月不於正月祭者皇氏云諸侯預前待於竟故不得正月祭也云省讀爲獮獮秋田名也者以省獮聲相近大司馬云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故知秋田名也云春田祭社秋田祀祊者大司馬職文彼云秋祀祊鄭云祊當爲方謂四方句芒之屬也　大廟至應門　正義曰此一經明魯之門及廟之制　大廟天子明堂者言周公大廟制似天子明堂　庫門天子皐門者言魯之庫門制似天子皐門　雉門天子應門者言魯之雉門制似天子應門　注言廟至將將　正義曰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者謂制度高大如似天子耳不必事事皆同故前文祭天不得祭圓丘又郊特牲祭天服衮冕不服大裘是不得盡如天子記者美之云天子之禮耳是知魯之大廟不可一一似明堂也云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者此經云天子皐門天子應門是天子有皐門應門顧命有畢門畢門則路門也是天子有路門此經魯有庫門雉門

明天子亦有五門云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者此經
有庫門雉門又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
定二年雉門災是魯有庫雉則又有路門可知魯既有三
門則餘諸侯亦有三門故云諸侯三門與但其餘諸侯有
皐門應門及路門也引詩乃立皐門應門者證諸侯有皐
門應門也所引詩者大雅文王緜之篇也言大王徙居岐
周爲殷諸侯立此皐門應門衛亦有庫門故家語云衛莊
公反國孔子譏其繹之於庫門内祊之於東方失之矣是
衛有庫門也　山節至飾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魯之大
廟之飾　山節謂欂盧刻爲山形　藻梲者謂侏儒柱畫
爲藻文也　復廟者上下重屋也　重檐者皇氏云鄭云
重檐重承壁材也謂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風雨之
灑壁故云重檐重承壁材　刮楹者刮摩也楹柱也以密
石摩柱　達鄉者達通也鄉謂窻牖也每室四戶八窻窻
戶皆相對以牖戶通達故曰達鄉也　反坫者兩君相見
反爵之坫也築土爲之在兩楹閒近南人君飲酒既獻反

爵於坫上故謂之反坫也　出尊者尊在兩楹間坫在尊
南故云出尊　崇坫康圭者崇高也亢舉也爲高坫受賓
之圭舉於其上也　疏屏者疏刻也屏樹也謂刻於屏樹
爲雲氣蟲獸也　天子之廟飾也者自山節以下皆天子
廟飾也反坫亦在廟故合言廟飾也 注 山節至之矣
正義曰刻欂盧也者節名欂盧釋宮云栭謂之㮝李巡云
栭今欂盧也則今之斗栱云畫侏儒柱者案釋宮云宲廇
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棁李巡曰梁上短柱也云鄉牖屬者
詩豳風塞向墐戶是牖屬也云出尊當尊南也者以當近
南迴露鄉外爲出今言出尊故知尊南也云禮君尊于兩
楹之間者以燕禮燕臣子列尊于東楹之西今兩君敵體
當尊在兩楹之間故鄉飲酒賓主敵體尊于房戶間是也
皇氏解此用燕禮之文尊于東楹之西爲楹之間失之矣
云康讀爲亢龍之亢者案易乾上九亢龍有悔讀從之云
屏謂之樹今浮思也者屏謂之樹釋宮文漢時謂屏爲浮
思故云今浮思解者以爲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

其事案匠人注云城隅謂角浮思也漢時東闕浮思災以
此諸文參之則浮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
上亦爲屋以覆屏牆故稱屏曰浮思或解屏則闕也古詩
云雙闕百餘尺則闕於兩旁不得當道與屏別也闕雖在
兩旁相對近道大略言之亦謂之當道故讖云代漢者當
塗高謂魏闕也云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者
言古之疏屏似今闕上畫雲氣蟲獸如鄭此言似屏與闕
異也　鸞車至路也　正義曰此一經明魯有四代之車
其制各別　鸞車車有鸞和也路則車也　鉤車夏后氏
之路也者鉤曲也輿則車牀曲輿謂曲前闌也虞質未有
鉤矣　大路殷路也者大路木路也　乘路周路也者乘
路玉路也周王禮故用玉　注春秋傳曰大路素　正義
曰案桓二年左氏云大路越席越席是祀天之席則大路
亦祭天之車以祭天尚質故鄭云大路素　有虞至大赤
　正義曰此一經論魯有四代旌旗有虞氏之旂者旂當
爲緌但注旄竿首未有旒縿　夏后氏之緌者鄭云緌當

爲旂夏后氏漸文既注旄竿首又有旒縿　殷之大白謂白色旗　周之大赤者赤色旗此大白大赤各隨代之色無所畫也　注有虞至田也　正義曰知有虞氏當言緌夏后氏當言旂者以虞質於夏故知虞世但注旄夏世始加旒縿知注旄牛尾於杠者爾雅釋天云注旄首曰旌是也云所謂大麾者所謂巾車建大麾以田者是也必知此綏當大麾者彼大麾上有大白大赤此經夏后氏之綏下有大白大赤故知綏當大麾也然巾車注云正色言之大麾夏后氏之旗色黑鄭此注以緌爲有虞氏所建緌則大麾不同者有虞氏但有注旄竿首夏后氏之旗若去旒縿則與虞氏不異同謂之緌也以巾車連大白大赤故以緌麾爲之旗引書曰者牧誓文引之者證白旄以指麾是大麾也引周禮者巾車職文明天子所用然則魯之所用亦當然也　夏后至騂剛　正義曰此一經明魯有三代之馬及牲色不同夏后氏駱馬黑鬣者駱白黑相間也此馬白身黑鬣故云駱也夏尚黑故用黑鬣也殷人白馬黑首

者殷尚白故白馬也純白似凶故黑頭也頭黑而鬣白從所尚也然類三代俱以鬣爲所尚也　周人黃馬蕃鬣者蕃赤也周尚赤用黃近赤也而用赤鬣爲所尚也熊氏以爲蕃鬣爲黑色與周所尚乖非也　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者賜魯用三代牲也騂赤色也剛牡也騂言剛則白亦剛白言牡黑亦牡也故殷告天云敢用玄牡從天色也　泰有至尊也　正義曰此一經明魯用四代尊也虞尊用瓦名泰也然或用三代或用四代者隨其禮存者而用之耳無別義也　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者罍猶雲雷也畫爲山雲之形也　著殷尊也者無足而底著地故謂爲著也然殷尊無足則其餘泰罍犧並有足也　犧象周尊也者畫沙羽及象骨飾尊也然殷名著周名犧象而禮器云君西酌犧象亦是周禮也　注泰用至無足　正義曰以考工記云有虞氏尚陶檀弓又云有虞氏瓦棺故知泰尊用瓦也　爵夏至以爵　正義曰此一經明魯有三代爵並以爵爲形故并標名於其上　夏后氏以琖者夏

爵名也以玉飾之故前云爵用玉琖仍雕是也　殷以斝者殷亦爵形而畫爲禾稼故名斝斝稼也　周以爵者皇氏云周人但用爵形而不畫飾案周禮大宰贊玉几玉爵然則周爵或以玉爲之或飾之以玉皇氏云周爵無飾失之矣　灌尊至蒲勺　正義曰此一節明魯有三代灌尊及所用之勺　夏后氏以雞夷者夷即彝彝法也與餘尊爲法故稱彝彝雞彝者或刻木爲雞形而畫雞於彝　殷以斝者鄭司農云畫爲禾稼　周以黃目者以黃金爲目皇氏云夏后氏以瓦泰之上畫以雞彝殷著尊畫爲稼彝然尊彝別作事不相依而皇氏以當代之尊爲彝文無所據假因當代尊爲彝則夏后氏當因山罍不得因虞氏瓦泰皇氏之說其義並非也　夏后氏以龍勺者勺爲龍頭　殷以疏勺者疏謂刻鏤通刻勺頭　周以蒲勺者皇氏云蒲謂合蒲當刻勺爲鳧頭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而末微開也　注夷讀至頭也　正義曰引周禮春祠夏禴以下司尊彝職之文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者雞彝盛

明水鳥彝盛鬱鬯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黄彝者義亦然
必知一時之祭并用兩彝者以下云朝踐用兩犠尊再獻
用兩象尊犠象不可即爲三時故知兩彝祇當一節皇氏
沈氏竝云春用雞彝夏用鳥彝秋用斝彝冬用黄彝春屬
雞夏屬鳥秋屬收禾稼冬屬土色黄故用其尊皇氏等此
言文無所出謂言及於數非實論也種曰稼斂曰穡秋時
不得稱稼月令季秋草木黄落冬即色玄不得用黄彝也
下追享朝享用虎彝蜼彝追享謂祈禱也朝享謂月祭也
若有所法則四時不同何以獨用虎蜼又崔氏義宗廟祫
祭用十八尊祫在秋禘祭用十六尊禘在夏也是一時皆
數兩彝得爲十八十六若每時用唯有一彝祇十七十五
是知皇氏等之説其義非也　土鼓至樂也　正義曰此
一經明魯用古代之樂土鼓謂築土爲鼓蕢桴以土塊爲
桴葦籥者謂截葦爲籥此等是伊耆之樂魯得用也　注
蕢當至氏者　正義曰經云蕢者草名與土鼓相對故讀
爲由云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者禮運云伊耆氏

始爲蜡蜡是報田之祭案易繫辭神農始作耒耜是田起於神農故說者以伊耆氏爲神農也　拊搏至器也　正義曰此一經論魯有四代樂器但四代漸文不如土鼓葦籥之質故別起其文也　魯公至室也　正義曰此一經明魯有二廟不毀象周之文武二祧也　文世室者魯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室故云文世室武世室者伯禽玄孫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故云武世室　注武公至名斆　正義曰案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並譏之不宜立也又武公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時此記所云美成王褒崇魯國而已云武公之廟武世室者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遂盛美魯家之事因武公其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辭也故下文君臣未嘗相弒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鄭云亦近誣矣是不實也伯禽玄孫者案世本伯禽生煬公熙熙生弗弗生獻公具具生武公斆是伯禽玄孫名斆　米廩至學也　正義曰此一經明魯得立四代之學也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者言魯之

米廩是有虞氏之庠魯以虞氏之庠爲廩以藏粢盛　序夏后氏之序也者是夏家之學也　注　魯謂至祭之　正義曰虞帝上孝者尚書云烝烝乂禮記云舜其大孝也與是虞帝上孝也云今藏粢盛之委焉者委謂委積言魯家於此學中藏此粢盛委積案桓十四年御廩災公羊云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云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者大司樂文云於此祭之者謂於此瞽宗祭之故大司樂云祭於瞽宗是也　注　崇貫至之璜　正義曰知皆國名者春秋宣元年晉趙穿侵崇又書傳有崇侯虎貫與崇連文故知崇貫皆國名定四年左氏傳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封父與夏后氏相對故知封父亦國名云文王伐崇者詩大雅文云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者案昭十五年左傳云密須之鼓闕鞏之甲以賜晉是遷其重器以分同姓也　注　越國至拔棘　正義曰以崇鼎貫鼎是崇貫所出之鼎則知越棘是越國所有之棘引春秋傳曰子都拔棘者隱十一年左傳文證棘爲戟棘戟方

言文　注 鞉頌至縣鼓　正義曰所引鞉頌者那之篇鄭注云置讀曰植植鞉鼓引之者證鞉楹鼓引周頌有瞽之篇者案周頌有瞽始作樂合於大祖經云應田縣鼓毛傳云田大鼓鄭云田當爲朄朄小鼓在大鼓之旁引之者證周之縣鼓　垂之至笙簧　正義曰此一經明魯有先代之樂　垂之和鍾者垂之所作調和之鍾　叔之離磬者叔之所作編離之磬　女媧之笙簧者女媧所作笙中之簧言魯皆有之　注 垂堯至笙簧　正義曰案舜典垂作共工謂舜時也鄭不見古文故以爲堯時云女媧三皇承宓羲者案春秋緯運斗樞差德序命宓羲女媧神農爲三皇是承宓羲者帝王世紀云女媧氏風姓承庖犧制度始作笙簧無所革造故易不載不序於行蛇身人首是也云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者聲解和也縣解離也言縣磬之時其磬希疏相離云世本作曰者世本書名有作篇其篇記諸作事云無句作磬者皇氏云無句叔之別名義或然也　夏后至辟翣　正義曰此一經明魯有三代樂縣之

飾　夏后氏之龍簨虡者謂簨虡之上以龍飾之　殷之崇牙者謂於簨之上刻畫木爲崇牙之形以挂鍾磬　周之璧翣者謂周人於此簨上畫繒爲翣戴之以璧下縣五采羽挂於簨角後王彌文故飾彌多也　注横曰至樹羽

正義曰横曰簨飾之以鱗屬植曰虡飾之以嬴屬者案考工記筍飾之以鱗屬鍾虡飾之以嬴屬磬虡飾之以羽屬如考工記之文則筍飾以龍此經并云虡者蓋夏時簨之與虡皆飾之以鱗至周乃別故云龍簨虡或可因簨連言虡也云簨以大版爲之謂之業者詩周頌云設業設虡以業虡相對故知業則簨也其實簨上更加大版刻崇牙謂之業故詩大雅云虡業惟樅注云虡也栒也所以縣鍾鼓也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爲飾是也云周又畫繒爲翣戴以璧者翣扇也言周畫繒爲扇戴璧於扇之上云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之角上者案漢禮器制度而知也引周頌者證簨虡及崇牙樹羽之義皇氏云崇牙者崇重也謂刻畫大版重疊爲牙　注皆黍至未聞　正義曰簋是

黍稷之器敦與瑚璉共簠簋連文故云黍稷器也案鄭注周禮舍人云方曰簠圓曰簋此云未聞者謂瑚璉之器與簠簋異同未聞也鄭注論語云夏曰瑚殷曰璉不同者皇氏云鄭注論語誤也此言兩敦四璉六瑚八簋者言魯之所得唯此耳 注 梡斷至大房 正義曰知梡斷木爲四足者以虞氏尚質未有餘飾故知但有四足而已云謂中足橫辟不正也今俎足間有橫似有橫蹷之象故知足中央爲橫距之象者以言嶡謂足以橫蹷故鄭讀嶡爲蹷謂足爲橫距之象言雞有距以距外物今兩足有橫而相距也云周禮謂之距者非周禮正文言周代禮儀謂此俎之橫者爲距故少牢禮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是也云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撓之也者椇枳之樹其枝多曲橈故陸璣草木疏云椇曲來巢殷俎似之故云曲撓之也云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者案詩注云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柎似乎堂後有房然如鄭此言則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爲跗足間橫者似堂之壁橫下二柎似堂之東西

頭各有房也但古制難識不可委知南北諸儒亦無委曲解之今依鄭注略爲此意未知是否 注獻䟽刻之

正義曰獻音娑娑是希䟽之義故爲䟽刻之 有虞至龍章

正義曰此一經論魯有四代韍制 有虞氏服韍者直以韋爲韍未有異飾故云服韍夏后氏畫之以山殷人增之以火周人加龍以爲文章 注韍冕至而巳 正義曰易困卦九二爻辭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是韍爲祭服也云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巳者案士冠禮士韎韐是士無飾推此即尊者飾多此有四等天子至士亦爲四等故知卿大夫加山諸侯加火天子加龍

此皆至尚非 正義曰夏后氏尚質故用水殷人稍文故用醴周人轉文故用酒故云此皆其時之用耳云言尚非者案儀禮設尊尚玄酒是周家亦尚明水也案禮運云澄酒在下是三酒在堂下則周世不尚酒故知經言尚者非也 有虞至三百 正義曰此經明魯家兼有四代之官然魯是諸侯案大宰職諸侯唯有三卿五大夫故公羊傳

司徒司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是三卿五大夫也今魯雖被褒崇何得備爲四代之官而備三百六十職者當成王之時褒崇於魯四代官中雜存官職名號是使魯曾有之非謂魯得盡備其數但記者盛美於魯因舉四代官之本數而言之　有虞氏官五十者鄭差之當爲六十　夏后氏官百者鄭差之當爲百二十　殷二百者鄭差之當爲二百四十　周三百者鄭據記時冬官亡矣故言三百若兼冬官則三百六十也　注周之至記也正義曰云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者小宰職文云此云三百者記時冬官亡矣者以此經四代相對各陳其官宜舉實數故云冬官亡矣若文無所對即舉其成數故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禮序云舉大略小闕其殘者是與此經不同引昏義者欲證明夏官百二十夏倍於虞殷倍於夏殷官既多周不可倍之故但加殷百二十耳案尚書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與此數不同者禮是記事之典須委曲備言書是䟽通之教故舉大

略小　有虞至辟翣　正義曰此一經明魯有四代喪葬旌旗之飾　有虞氏之綏者則前經注旄於竿首　夏后氏之綢練者謂綢杠以練又爲之旒　殷之崇牙者謂刻繒爲崇牙之形飾旌旗之側　周之辟翣者謂周代以物爲翣翣上戴之以辟陳之而鄭柩車 注綏亦至旒九　正義曰綏亦旌旗之緌者以前經云夏后氏之綏是旌旗之緌故云綏亦旌旗之緌緌謂注旄竿首也云夏綢其杠以練爲之旒者既綢杠以練又知以練爲旒者以爾雅云練旒九也云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爲飾也者前經云簨虡既以崇牙爲飾此旌旗又飾以崇牙故云恒也周亦武取天下但殷既以牙爲飾周世尚文更取他物飾之不復用牙云此旌旗及翣皆喪葬之飾者以前文崇牙辟翣是飾簨虡此與夏后綢練連文案檀弓綢練設旐夏也是喪葬旌旗故知喪葬之飾引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翣者證明葬有旌旗及翣之義云天子八翣皆戴辟者天子八翣禮器文皆戴辟即此辟翣天子之禮也云諸

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並喪大記文也引檀弓孔子之喪及爾雅者證明此經是喪葬之飾并明綢練之義　凡四至樂焉　正義曰此一經記者旣陳四代服器官於前此經結之於後美大魯國也然言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又有女媧之笙簧非唯四代而已今此秖言四代者據其多者言之唯舉四代耳其間亦有但舉三代者此四代服器魯家每物之中得有用之不謂事事盡用　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者左傳襄十年云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爲王者之後魯是周公之胤是天下資禮樂焉　注春秋至臺駘　正義曰案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隱公不許羽父使賊弒隱公是弒一君也莊三十二年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是弒二君也閔二年慶父又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是弒三君也云士之有誄由莊公始者檀弓文在左傳莊十年乘丘之役也云婦人髽而弔始於臺駘者亦檀弓文左氏

襄四年臧武仲與邾人戰於狐駘被邾人所敗是其事也

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一